

# 兒女行

鄭秉珊

望着妻痛苦的臉，自己雖然肚子不疼，但感到像疼痛一樣的不快。

疼痛一陣厲害一陣，妻頭上汗珠直流，知道快要分娩了。但忽然又平靜下來。這樣的共有五六回，時間化了二點鐘，但嬰孩還不下來。妻氣力早乏了，我也覺得很怪異，因為以前數個小孩子的出生，都很敏捷，為何這次獨延遲。怕不……

接着一陣劇痛，哇的一聲，小孩出生了。連忙走前去看，却是一個男孩子，雖然是血胖，但一看活像他的哥哥，我的第二個孩子。於是此數月來的一個難問題，總算解決了，心裏不由得一喜，雖然接下去又深感到今後責任的越發加重，但祇好硬着頭皮去負担了。

這個小孩已是第八個了。以前已深感兒女之累，所以自懷孕之後，便想到出生後的處置。回憶第一個女孩，第二個男孩子的出生，合家自祖父母以下，無不歡喜。



鄭秉珊

異常，但是三個女孩生下來時，其情景就不同了。

生第三個小孩時，正值嚴冬大雪紛飛的晚間，而我們正旅居在離故鄉十數里的鄉鎮上。在中夜覺得肚子痛，就踏雪去叫開了穩婆的門，把穩婆請來。女孩生下很順利，但妻不願自己喂乳，因為她害有眼病，以前每生一個孩子，總復發一次，歷久纔愈，幾使她失明，所以堅持不肯喂乳。喂乳有礙於健康，這有什麼辦法可以強其所難呢？於是只好寄養在人家。這是第一次感到兒女之累。

不一年，第四個孩子誕生了，却又是女孩子。我鄉的習慣，重男輕女。已經有二個女孩了，現在又生第三個，假如還留養，豈不要給人家笑話。可是不忍抱給人家，還主張仍舊自己喂乳。因為上一個女孩，寄養在鄉間，撫養不得法，等到領回來，身體瘦弱，多瀉瀉，時時要腹痛。為看小孩的體態，我要求妻自己喂

乳，雖然答應，但從此我驟餘的時間，也以抱小孩為經常的工作了。

第五個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又懷孕了。等到生了來，又是一個女的。照家裏的經濟情形，是無力僱乳母，照妻的身體論，也無力再自己喂乳，照我鄉的習慣論，似乎不能再容這第四個女孩了，於是便抱給人家。在當時，我是依依不願的，但旋經事變，避地他鄉，饑饉幸假如不棄去，將增多不少的累贅。可是後來又得到小孩不知何往的消息，又深悔當時何以忍心把她抱出去。現在在路上，有時看到與她同年齡的女孩時，又不禁要想到這個可憐的孩子。

妻真是個多產作家，第六個孩子又出生了。而我那時，却是真正的無產者，又恰值失業的時候。妻為她的健康計，雖然說不出不留養，但堅決的不肯喂乳，於是，只好又寄養在一家農家了。那男孩在三個月時候形貌魁梧，玉雪可愛。可是在七個月以後，因乳母營養不足，生了外症，他頭上也傳染了外症。於是弄得形疲神弱，百病叢生，經過了幾次的危險，總算死裏復生。後來回到家裏，由妻自己撫養。小孩精神漸漸好起來了，將要講話了，可是忽然感染痧疹，經過五天的臥病，終於死去了。他的死，遠因還是在寄養農家的錯失，大家懊悔也來不及，所以第七個小孩生下時，雖然也是女的，但又

決定自己喂乳了。

這個女孩，生於南京，屬於以前抱給人家的徒貽後悔，寄養人家的成績不佳，於是我堅決的要妻自己喂乳。寄養他鄉，祇有夫婦倆，沒有僱人，而兒女又多，生活程度又日高。在左支右絀的環境中，總算維持了四年，女孩已四歲了。夫婦倆的身體，老了，瘦了，添了白髮了，但這個女孩，却身體強壯，肌肉豐碩，遠勝於姊姊哥哥們。要是問我們的年來景況，真是慚愧一無所成，但這女孩，或可算可驕傲的一點成績了。

自第八次懷孕證實了以後，我感覺到最大的難關了。假如生下

## 解嘲篇

雖不足引以為怪，或些時候，正是自己不容情地舞弄着嘲笑的鞭子；猛地一下，竟致鞭中了自身。

受了別人的鞭子，自然終有點疼痛之感；可憐的是受了自己的鞭子，皮肉竟爾麻木不仁，無所感覺。誠恐久而久之，胼胝周身，則「尙何言哉」！

容或不信，待俯拾一例，以資證明：自從挪拉一走，就走出了「紅」運，更進而成為「典型」，咱們中國的新女性也成長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時至今日，女權確乎已經高漲，豈不見邇來照搬于海京海杭線上，五六斗杜米安排雙肩，選得在軌的巨流裏先爭後——這已算不得什麼

女孩吧，則確已有了四個女孩，妻一定不肯再喂乳的，那麼將怎樣的處置呢！從前，祖母還在世時，或者領回家去請她撫養，現在還有什麼方法呢！現在知道是男的了，這個難關總算挨過了。但一望妻閉了眼而黃瘦的臉，覺得她額上的皺紋增多了。大家都是四十歲的人了，都快老了，雖然是把他撫養着，但在此世事多故的時候，恐怕難見他的長成樹立了！

雖然是多兒女之累，但我不怨恨！他們是我創造的，我應該親手栽培他，使他成器，因為這是我的義務，也是我的權利！

## 羊谷

奇蹟，更有的是抱着「入世」才三四個月的小生命，看着才配「胃口」。這些事說來原覺辛酸，不如緘口不說。可是，另一幅畫面，却也不容忽略的：既會高喊打倒傀儡家庭的口號，更擅長云舞弄嘲笑的鞭子，「典型」云者，如斯而已。

自然，還得歸咎于這麼一個社會環境：「溯自天下大亂」，身為男子漢大丈夫，要是上而至于不會囤積居奇，下而至于不會跑單幫，那才是獸子，虧得世界上的獸子，決不致形成過剩狀態的。於是乎：一方面是宏量的「讓讓」一方面海量的「代之而興」。究竟是「經濟所積，口號生救」？抑或是「多元因素，有以

「我，我實不暇評論。」  
 所要論的是「典型」既多，時代才夠稱得上一句偉哉大哉！以此，理論得而成爲實踐，口號自然喊得更爲嘹亮，言之過份乎？只是你少見多怪。

聽慣了「典型」們的高貴的理論，由裏的欽佩是不容不起的。譬如說：「這年頭兒！誰還甘心守着這苦飯碗，和窮酸氣長相伴陪，也真沒出息，傻男子何以養家活口？」「不趁這機會把自己弄得更好一點？」

且不論這究屬善意的說教？抑或惡意的譏諷？總之，我不幸適巧是屬於傻男子這一類，聽着這些不知多少遍，畢竟有點「不寒而慄，易勝慚愧」了。因爲這終竟是個「商業時代」，要不然就得「迎頭趕上，身居顯職」。

根據物理學的原則，宇宙間任何物體，是有「排他性」的，任何物體必須佔據一個空間，而在同一個空間之內，就不容許有兩種東西並存，人的本身，既屬物體之一，所以「排他性」也就同樣地適用，但物體是無生命的在這廣渺的地球上，都可各得其所，每樣佔據一個空間，是綽綽有餘的。人就不然了，所謂萬物之靈，正因爲是有生命有意識的動物，他不僅需要佔據一個空間，還需要生存，需要較好的生存；而偏巧世路狹窄，窮少愈多，你

我總算是被嘲笑的鞭子鞭打着了，那自然不免疼痛之感。不僅對於這種鞭打的手法驟生由裏的欽佩，而且也深深悔悟。處身于這些「典型」們的中間，我晨夕戰慄不安。

然而，或些時候，我終於也得爲遇救一般地突然攔住了一個安慰了：  
 那就是無情的嘲笑的鞭子，「典型」們恣意舞弄着，猛地一下，却鞭中了自身：這句話如何解釋？也算是時代給予我的啓示。

嘲笑的那鞭子原是可以夠得上神聖的。施用得當，擦的一下，卑惡被鞭退下來了，甚至鞭出了光明；要是舞弄不得當，那便徒貽殘忍的諷刺。故曰：「慎于舞弄，恐生意外。」

要活，我也要活，你要活得好，我也要活得好，造物主當初既無分厚薄地把世界貢獻給整個人類，誰都有權利，來享受他那應得的一份，結果是你不肯放鬆，我不肯讓步，在一切生存競爭的場合表現着你爭我奪，你「擠」我，我「擠」你，古往今來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擠」人的無窮盡的悲劇。

非 石

「擠」的人潮。在職業界，在官場，「擠」表現得更激烈。人們爲了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不惜運用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鑽營，攀附，賄賂，拍馬，傾軋，勾結權勢，排除異己……等，便成爲必不可少的法寶，蓋非此不行也。

在「擠」的戰場上，人們不是「擠」倒別人，便是被別人「擠」倒。

閒話北平的公寓

郁白

大凡在都市裏，公寓的生營是很盛行的，惟獨北平的公寓，和別的都市有很大的差別，北平的公寓多數是集中於北平西城一帶，尤其偏於西單，他們的顧客一大半以學生爲對象，因爲北平的普通大學中學的宿舍設備都不足用，外地學生一多，勢必得在外面自己想法解決食宿的問題，所以公寓也就隨之而盛興了。雖然自事變之後，物價高漲，房錢更是不堪一般住公寓的學生担負得了，可是住公寓的學生仍舊是那麽多，大有學生多公寓少之概。

一 生 學 假

錢昌年

孩提時心中想要吃糖，嘴裏便嚷着要糖吃，自有父母兄弟將糖送到口邊；年歲閱歷稍增，父兄相繼棄養，才知道要想糖到嘴中，決不是開口張嘴那樣容易；於是便不得不學習騙糖食，騙飯，騙衣的本領。混衣食最常用的手段方法是說謊：仍舊把吃糖作比方吧，看見別人手中拿着一包糖菓，光是「我要吃糖」！多半沒有希望達到目的，歲月消長，經驗累積的可貴就在此，原本把糖討到口就了事，却偏要兜兜繞繞說些話：「老兄，您手裏的糖菓裝得如此高貴，必定味道好，但價錢巧，兄弟生平最嗜食糖，但這是這高貴的糖菓可還沒有福份嚐到過，不知滋味如何？」對方

已熟的小米粥，熱騰騰瀉瀉，外面北風吹着，呼呼的作響，紅紅的煤球爐子傍着火吃花生，讀書作功課，雖然鄰房有時或者不斷的傳來二胡，京戲，麻將牌，吵笑聲，但也不妨礙你的工作，安靜的過着平安舒適的學生生活。假如是禮拜天，那麼則不妨晚起一會，太陽照進了紙窗，院外傳進一陣陣的叫賣聲，買幾個燒餅油條喝碗豆漿，代替早餐，餓在被褥看你愛看的小說。

古老的公寓的院牆，陳舊的房屋，裝着一批學生，倒也顯不出怎麼不調和來。

總之北平公寓的好處，在安靜和房屋寬綽，回味在北平過着住公寓，讀安靜書的日子，實在令人緬懷不止呢。

見話聽得入耳，說不定就捧出一把糖菓給你。

至於騙衣食，騙錢財，名稱雖然不同，手段其實一致，無非假恭維，假客氣，不離假小心，假低頭。總而言之，爲了吃飯難，無處不用「假」。

「人之初，性本善」，天真未泯，令人可愛，此後的時日年月，便開始行詐學欺，弄「真」成「假」，漸先本性，差不多人人如是，誰避得過呢？果真有人的話，這人縱不被嘲爲傻，亦準得會貧餓致死。

人非生而知之者，一切都要學習，學的是什麼？坦白率直說一句：一生所學無非一個「假」字。



# 建築在和平人類互軌道的基礎

吳志淵

全球人類自有史以來，至今所演事實

治亂興亡戰爭和平，舉凡文事武備政事  
經濟社會狀況公益衛生宗教藝術等種種  
事業，一切舉動尚去完全上軌道也，何  
以故？因世界各國自來起戰爭，所謂兵  
兇戰危軍事第一，以致政治經濟等等無  
從措置裕如，及失常軌耳。是故至今世  
界紛爭人類自相殘殺不已，人類不克享  
受天賦一切幸福及天年。茲命名謂建築  
人類上軌道的基礎，本欲使全世界弭兵  
全人類克盡上蒼好生之德享受天帝賦與  
一切人生幸福克盡天年耳。

古今中外全世界，自開天闢地至今，  
凡人類戰爭，一言以蔽之，曰世界民胞  
骨肉間竟豆燃箕自相殘殺耳。古云殺人  
一千自傷八百，人民遭劫流離死亡，物  
資毀滅，文化停滯一俟戰後之滿目瘡  
夷痛定思痛，雖戰勝者亦不無後悔後顧  
之慮也。而戰勝後估計所得或竟不償所  
失即所謂資源土地堪稱浩富而以後開發  
工作非易，即使一帆順利，而對付手續  
，雖防微杜漸，顧慮對方報復，其亦時  
刻不安。國體雖富強精神不安不寧，  
亦無樂而為此耶。不如乘此次戰爭以我

友邦戰勝國立場領導各邦倡議全球全面

和平，開議和會，規定一澈底永久性  
的和平辦法，洗淨數千來世界歷史上不  
澈底的暫時和平條約，數千年來時而議  
和時而戰爭紛爭不已。至今尚無解決辦  
法不能永久和平。是故即依最近一九一  
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爭  
停戰議和成立之時，即有全世界國聯會  
海牙和平會議，非戰公約等先後成立信  
誓，且之，條分縷析，各國所訂盟約約  
章審慎周詳，不廿年而第二次世界大  
戰又起。今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定可  
獲得全球永久和平。因我友邦主持公道  
建築基礎於道義之共存共榮之新秩序上  
所謂八紘一宇全球一家增進友誼協和萬  
邦撤除人種差別，各國間互相為重其自  
立獨立本互相敦睦之精神以確立東亞，  
和平為基礎推而致于全世界和平永久也  
。茲以世界和平基礎基本條件及辦法，  
獨立後共享受和平之樂。其條件辦法即  
使世界各國各得其所，人類互助有無相  
通同享萬邦共榮共存之樂，為確立世界  
和平之根本要點。

友邦睦鄰友好之大原則，其基礎在於

界和平。那正和在家庭間個人如不能各

得其所，則不能維持家庭的和平。又在  
國家中全體民族如不能各得其所，則不  
能明國家之安泰及繁榮一樣。所以我們  
不能不說在世界上國家民族如不能各得  
其所，當然不能希望有世界的和平。因  
此便得各人各國各得其所實為友邦肇國  
的大精神也。即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礎也  
。如天地的公理公道真正是基於道義，  
而使全人類步上軌道即可。各得其所以  
建築世界全人類上軌道的基礎，其條件  
辦法詳述於左；

要世界人類上軌道享受一切天賦幸福  
其基礎在於此次大戰後開議和會議決永  
久全世界和平。其具體辦法惟有弭兵廢  
械別無他法。因前次國聯會海牙和平會  
是空體性質，紙上談兵，官樣文章而已  
。事先既未辨到弭兵廢械防患于未然，  
事後又無具體實現制止國際糾紛及其亂  
萌，此不得不行弭兵廢械之原因一也。  
且今次大戰各國極盡其資源人物等力量  
及新形犀利武器空海陸炸彈炮艦艇水  
雷電雷等重量彈藥，可使全世界通都大  
邑一旦化為灰燼，萬人世界化為荒墟，

王道之新秩

序為全世界  
和平之基礎  
，本為我友  
邦首先屢次  
說過。一個  
國家一個民  
族如不能各  
得其所，則  
不能得到世  
界和平。那正和在家庭間個人如不能各  
得其所，則不能維持家庭的和平。又在  
國家中全體民族如不能各得其所，則不  
能明國家之安泰及繁榮一樣。所以我們  
不能不說在世界上國家民族如不能各得  
其所，當然不能希望有世界的和平。因  
此便得各人各國各得其所實為友邦肇國  
的大精神也。即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礎也  
。如天地的公理公道真正是基於道義，  
而使全人類步上軌道即可。各得其所以  
建築世界全人類上軌道的基礎，其條件  
辦法詳述於左；

全球人類遭此浩劫，將無人類矣。是故  
要保留人類繁榮不得不弭兵廢械之原因  
二也。夫世界戰爭原因俱為各該國人民  
生存及便利起見，待弭兵廢械後，全世  
界永久和平條約成立，全球各國對於生  
存非但可以達到，各自生存各得其所，  
且八紘一宇天下一家物資互助福利相通  
，此邦所有及尚餘通輸彼邦，而彼邦亦  
然，物資生產一道有者富足數，無者只  
可滿足，此之謂有無相通，人類技能，此  
邦所缺，借才彼邦人類技能方面亦可調  
融一字人才技能，亦無偏多之患矣。於  
是積極所及全世界各國戰爭數十年之物  
力人力財力軍力火力等種種力獲得勝利  
各國所得之生活便利，今弭兵廢械，全  
世界永久和平成立後，全世界各國俱可  
得享戰勝者之生活便利，舍此大戰爭的  
死亡毀滅的重大痛苦，易今玉帛熙來攘  
往，共進共享永久性的和平之樂，其難易  
苦樂雖三尺童子亦然。明瞭擇其舍取何  
去何從，當此時各國主宰執政司軍大員  
外交以及宗教教育農商實業各界等一體  
贊成，人全此心，心全此理人人贊成。  
吾其何樂不為耶。倘有疑問試問不現乎  
歷史以來及前今兩次世界大戰爭極盡人  
力物力財力火力軍力五種力量無非求得  
死亡毀滅的結果，還不如將以上全世界  
各國人力物力等種種極盡思慮技能以培  
植全球生產物力醫治生理各種，萬能技  
能以謀世界各國共榮共存共通共享，即  
人力物力等以此之有補彼不足，以合法  
軌道上，享此真正天下大同永久共和，  
真此善於彼即永久和平，比迭相起伏戰  
爭為善多耶。此不得不弭兵廢械之大原

因三也。

因三也。  
 現全球人口有二拾萬萬規定抽百分之  
 一為警士計二千萬名。警士分國際警  
 士地方警士二種，產生二種警士以全世  
 界各國人口而為標準。現全世界各國人  
 口為廿萬萬，以百分之一數量徵取警士  
 ，全世界各國當取二千萬人。此數諒可  
 解決全球國際糾紛，世界各國地方治安  
 矣。再二千萬人之中以百分之四十為國際  
 警士，百分之六十為各國地方警士，警  
 士如人口有一萬萬國家徵取該國內少壯才  
 識技能經驗者一百萬人。如該國是環島  
 或沿海水上警士為百分之三〇，航空  
 警士一〇，陸上警士六〇，以水陸四  
 十萬出國為國際警士，此四十萬之水陸  
 空駐於國外之國際警士，數量之配備不  
 依以上之百分之卅百分之六十之數量為標  
 準，而以世界國際需要水陸空國際警士  
 何多何少為數量標準今以國際警士八百  
 萬為標準，水軍貳百萬空軍八十萬陸軍  
 五百萬拾萬。一，名稱統領全球各國國  
 際警士，由各國公推統領全球各國國際  
 警士，職權公推副統領一人或二人副統  
 領助統領國際警士。二，一切之權。  
 倘統領因事故不能執行職權之時，由副  
 統領一人代理之。三，職權統領掌管全  
 球國際警士一切職權並有發下命令之權  
 ，如臨時有討罰制止武力行動及解決糾  
 紛行為，統領有下令統制之全權。但臨  
 時須由副統領一人副署之于命令狀，以  
 昭公元部重，國際警士府會最高級統領  
 一人副統領二人，總參謀一人參謀遇討  
 罰制止時武力行動時，參謀長當參劃一

切有討罰制止解決糾紛之權，統領府另  
 設理事監察會統會并監察長一人監察委  
 員若干人，理事長一人理事數人監察長  
 監察國際警士統領以下一切職權，有否  
 違叛公正行為行使作弊倘如若之據實呈  
 報統領府及國際參謀議會審查之，國際  
 參議會由呈請統領府，各國堆派代表若  
 干組織之（其辦法另行訂下）理事長屬  
 於行政部份辦理一切財務職務，總務國  
 際交涉等事。常務理事若干人。第一  
 任統領由第一國首創停戰議和之國担任  
 之，副統領由第二三國贊助議和之國担  
 任之，參謀長監察長由四五國贊助議  
 和之國担任之，理事長由首先贊助停戰  
 議和之國担任之，常務理事監察委員若  
 干人由先後贊成議和停戰之國，以下依  
 此類推。惟國際參議院不依先後贊成停  
 戰議和之國推選，而依各國人口多少而  
 定。如國際警士八百萬人而參議員八百  
 人國際參議員代表，由各國選派之。第  
 一任政府統領參謀監察長三年任滿之後  
 ，以後產生改選由國際參議員代表選任  
 之，國際警士府總地設總統統領府一處  
 由正統領副領各一人居住之總統統領府  
 第一任設在第一個贊成議和停戰之國在  
 亞洲則設在亞洲。第二任如是歐洲則設  
 在歐洲，以下類推。如餘四洲設立國際  
 警士府辦事處四處，地點臨時議定之，  
 副統領在四洲之中人口地方最多之。地  
 駐紮之副統領辦事處長其餘三洲由該  
 洲各國選舉。該洲辦事處長一人國際警  
 士辦事處駐扎國際警士若干萬有討罰  
 制止解決國際糾紛武力行動其命令要稟  
 明總統統領府下令該洲酌駐團若干萬以收

發派就近之意。辦事長以下要設理事監  
 事財務交涉等，步位員額多少臨時多少  
 斟酌定之。各洲辦事處駐紮國際警士四  
 洲約四百萬，亞洲一百萬還有四百萬駐  
 紮國際統領府各洲辦事處對於該地假定  
 一百萬國際警士乘承統領府命令而轉達  
 發號施令之權，平時有約束管理國際警  
 士之權。以上國際警士八百萬為假使最  
 大之數，臨時由停戰議和會酌情酌理縮  
 小最低需要之限度。對於各國地方警士  
 只按照各該國地方情形須要最低之限  
 度為定。如不足由地方徒手自警團補充  
 之。  
 停戰議和開會公推主席團之正主席，  
 亦由第一個首創停戰議和國選派担任之  
 第一議案，各交戰國各遵守現狀議和其  
 間不得有軍事越軌行動。第二各交戰國  
 所有海陸空軍隊數額及一切所屬海陸空  
 一切武器據實具造清冊呈報議和停戰會  
 負責人員。查各國辦事員由主席團選任  
 之，和會各部人到齊後須選出國際警士  
 由停戰議和會挑選國內各現役員軍人頗  
 有經驗才識技能，極有高尚品行者充任  
 之，不足由各國少壯人民中及格以上條  
 例者補充之。國際警士分每團一萬人為  
 單位由團長管理之。團長秉承統領命令  
 武裝配備多寡優劣每團一律平等一式相  
 同，武裝配備國際警士剩餘之數（海陸  
 空武器）悉數歸備入國際武裝武庫收藏  
 停戰和會先解決國際警士問題而施行之  
 。各國地方警士由各國政府自己組織之  
 。倘有各國地方警士武裝配備不均由各  
 該國呈請國際統領府核准後，向國際貯  
 藏武庫領取之，但各國地方警士武裝配

備一律平等一式。現在既經弭兵廢械只  
 有減產而沒有生產，在此清黃不接之時  
 ，暫設一修理兵工廠，在國際統領府各  
 洲各國祇准設一小規模修理兵工廠一處  
 ，將來世界太平地方無事所設兵工廠等  
 於虛設。國際警士糧餉，由各該國之多  
 少各按數預担任之。糧餉山先三月前繳  
 付國際統領府財務處貯存，國際統領府  
 四洲辦事處開銷亦由各該國擔任之開支  
 預算先期通告各國照數多寡亦山三月前  
 交統領府財務處，以後世界太平國際警  
 士減少辦事人員亦減少糧餉開支亦減少  
 。世界太平各國內無事，夜不閉戶路不  
 拾遺，熙來攘往與世無爭，地方辦事人  
 員，開支亦可到最低限度。以上為約略  
 大綱，其詳細條例須俟國際議和會賢豪  
 專家詳細訂定之。（待續）

病空特  
 房氣經  
 設清濟  
 全完備  
 涼科

# 蓬萊醫院

南市蓬萊路三〇八號  
 電話二〇七〇六〇三



# 中國目前的家制問題

楊絢霄

友 文

家庭是社會組織中底一個細胞，我們一且不說中國「家齊而後國治」一類的大道理，就是其他各國，也一致地把家庭當做是社會組織中之奠石，就民族方面來說，牠是人口增加的主要機構；就經濟方面來說，牠是生產，消費，分配等手段的訓練機構；就政治方面來說，牠是義務和權利的陶冶機構，就文化方面來說，牠是言語，文字，思想，制度，宗教，道德，技能，風俗，習慣的傳承機構。所以我們可以說，——家庭是個永續的重心，在那裏產生出促進並維持社會秩序的原始動力。

中國的家庭，直到十九世紀的初葉，還是毫無生氣的封建式底組織；可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歐風美雨，不斷地向古老的中國撲來，於是中國的封建經濟（農業和工業組織）便開始瓦解，多數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陷於破產。他們拋棄了可愛的故鄉，奔到都市去謀取他們的麵包。這些現實就促起了家庭制度的動搖。同時，多數婦女更因為受到新思潮的動盪而覺悟到她們本身有解放的必要；因而離婚案件也就日益增加，性道德觀念也發生了變動，而節育方法也就普遍地被採用。

上述的種種情形乃是鐵般的事實。不

過，要是我們能夠予以週詳的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情形當中底任何一種都不能認為是必然的破壞力；相反地，牠們却都能澄清並鞏固家庭的組織。要知道，離婚案件的增加一方面雖足以使家庭組織陷於鬆弛，但未始不足以促進美滿結合的可能性；性道德觀念的變動却足以增加性選擇的自由；節育方法的採用雖是一種殘忍，但也足以使種族逐漸臻於優良。我總以為：不論現實怎樣的轉變，家庭制度是始終存在着的；所以我們當前的家庭問題也就不是在於牠的存在與消滅，而是在於如何改革其組織，這就是所謂家制問題——俾得更適合於新的局勢和環境。

歷史告訴我們：家庭制度是曾經有過不少的變化的，並且有着各式各樣的姿態，而最主要是在大家庭制和小家庭制。所謂大家庭制，便是一種由直系橫系親屬合構而成的家庭組織；牠是封建家庭的基本形式。至於小家庭制，牠却是一種由父母以及未婚子女三者合為一體的家庭組織，牠是近代家庭的典型形式。不過，大家庭制爲什末到了近代會演化而爲小家庭制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拿下列幾點來解釋。

在現代的社會裏，乃是人來遷就生產

而不是生產事業來遷就人。例如一個在甲城失業的工人，倘使他一定要在遠處的乙城才能找到工作，那他就非得前去不可；像這種人遷就事業的條件而祇有小家庭才能滿足。這是小家庭制代替大家庭制而興的原因之一。第二，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使多數的下階層失却了他們生存的能力，他們在工銀制度下不能維持人數眾多的家庭，因而就不能不各奔前程，自謀生路；於是向來根深蒂固的大家庭制便急速瓦解。雖然，在現在階段的社會之下，小家庭制之代替大家庭制乃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大家庭制之歸於淘汰，原也有其固有的缺點在：

第一，在大家庭之下，經濟大權都是操在家長的手裏，其餘成員祇不過是些附庸，因而就易於造成他們的依賴性，不事上進，甚至驕奢淫逸，飽染惡習。

第二，在大家庭之下，由於家庭的成員衆多，所以他們的思想，信仰，嗜好，情感，智慧，習慣，慾望等，自各懸殊，如果要對這許多不同的個性施以同一的生活方式，那不但礙及各成員個性的發展，抑且剝削了各成員個人的自由。

第三，在大家庭之下，因了各成員的生產消費互有不同，而個性又各懸殊，因而就難保不生爭執或相互仇視，結果便使天倫之樂全部消失於無形。

第四，在大家庭之下，主持家政的總是父輩甚或祖父及曾祖輩，他們的一切處置常常不迎合子媳輩的心理，

同時，子媳輩又因地位卑下，無法供獻高見，結果也祇有暗自懷恨，而就在這種姑息妥協的局面下促起了家庭間的裂痕，毀滅了家庭的幸福。

第五，在大家庭之下，家長類多墨守成規，他們總是堅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婚制，結果便造成了許多怨耦。甚至因「內怨」而造成許多不道德的行爲。

第六，在大家庭之下，婦女並沒有獨立地位，所以不但她們的精神受到深切的創痛，而其個人意志，也給摧殘無遺。

第七，在大家庭之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後嗣觀念原是非常的濃厚，由是易促成了多妻制度。多妻制度不

## 愛齒醫院

### 齒科醫院

總院 成都路威海衛路口 電話：三二一九一六

第一醫院 九江路帝馬銀行大樓 電話：一四二七三

第二醫院 黃浦路禮查飯店內 電話：四六一一三

傳有背男女平等原則，更易惹起家庭糾紛（詳見拙著「中國多妻問題的研究」一文，載政治月刊八卷二三期。）

上述的大家庭制底諸缺點，相反地，便是小家庭制的特點。雖然，在小家庭中，男性的家長制或男性的優越地位還多少地保存着；但一般地說，家庭中的空氣是比較自由而融洽，個性是比較易於發展，管理比較的容易，而婦女地位也有相當的增高。這種情形之對於兒童個性的發展，當然具有更大的意義。

所謂小家庭，乃是以夫婦為主體，而以未成年的子女為附屬。可是怎樣建設這種家庭呢？關於這點，我們首先要提出的便是家庭的設備問題。我們知道：家庭設備之對於各個成員的心身方面發展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味的。因為家庭原是人們一生居留最久的所在，牠設備的良窳，足以影響人們的心身。良好的設備使人們的心境感到愉快；帶有進取性的設備使人們的情緒充滿朝氣，帶有革命性的設備使人們的精神向前奮發。所以理想家庭的設備，必須合乎實用和美觀兩大條件，俾不僅能夠提供生活上的舒適和快樂，更能修養身心，調息勞作，解藉悲傷等。

建設小家庭所應注意的第二條件，就是家庭的生活。有了良好的生活，才會有合理的行動，生活之有紀律，飲食起居井井有條，這不僅是事業推進底一大助力，就是對於心身，也有莫大的裨益。同時，更由於生活之有興趣，則對於一切工作，勢將奮發努力，而事業也必

時半功倍。

建設小家庭所應注意的第三個條件，便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乃是兒童的本位教育，牠是直接地影響到他們的將來。要是沒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作為根砥，那末，縱使兒童在將來受到極其美滿的學校教育，也絕不會怎樣健全的。所謂家庭教育，是應該在撫養，待遇和教導三方面同時實施。在撫養上：父母應該時時注意於他們子女的體康。在待遇上：父母對於任一子女都該施以同等的愛護，以免子女的神經受到刺激或是發生惡劣的印象。此外，更不應予以積極的管理，免得妨害子女的自我發展，也不應予以過份的放任，免得養成他的頑皮惡劣的習性。在教育上：第一，父親對於子女的行動，必須以身作則，因為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在不知不覺之中常被子女所潛自模仿。第二，做父母的應該啓發子女的社會情緒和愛羣，愛社會，愛國家並愛民族的觀念。第三，做父母的不應該強迫子女去幹他們認為沒有興趣底一切工作以及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任何活動。第四，父母應將子女之一切不善的行動循循善誘地導到正的方向上去；不可一任自己的喜怒，憑藉威脅或打罵等手段去改正他們的錯誤，反足養成兒童的無恥和殘忍。第五，做父母的應該密切注意子女的性教育，使他們知所警惕和抑制。至於子女的言語底運用和瞭解力，社會的並自然的現象底觀察力，處世接物的基本觀念，職業興趣及經濟常識，道德習慣和宗教感情等，也應該由父母悉心予以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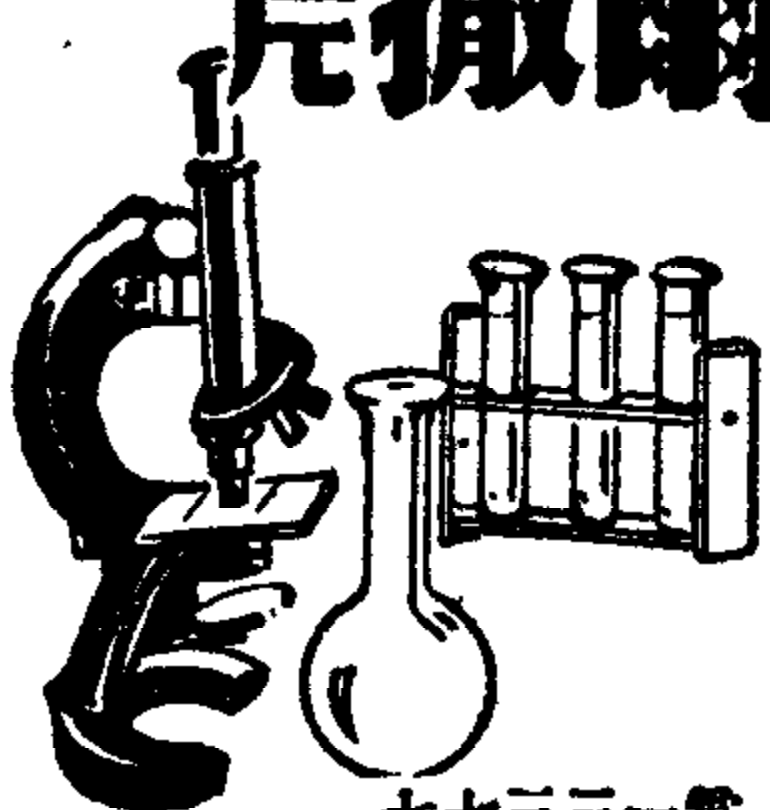
建設小家庭所應注意的第四個條件，便是家庭的經濟。所謂家庭經濟就是整個家庭藉以持續的物質資源。要是家庭的經濟得不到一個適當的解決，那不僅會使個人精神上受深重的打擊，礙及個人事業的發展，剝削子女的教育機會，而且更容易促起家庭間的不安和衝突。所以身為家長的不但要力圖生產力的增加並經濟來源的充沛，同時還該顧到以最少費用獲得最大效用的原則。建設小家庭所應注意的第五個條件，便是家庭衛生。因為牠是足以直接影響到本人和子女的健康的。古諺有云：「健康之事業，寓於健康之身體」，可見要事業有飛躍式的進展，就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而健康的身體就非得之於家庭的衛生。

在上面，我們對於小家庭制的優點以及建設小家庭所應注意的事項都已經有過簡略的敘述。經這些討論，我們大概再也不會否認小家庭制乃是目前一種理想的家制，不過引為遺憾的，就是現在還有許多人對之表示反對，他們所憑藉底最大理由就是：在小家庭制之下，要是父母早年沒有積蓄，那末，一到年邁力衰，就不免迫於凍餒。所以他們又創出所謂折衷家制，便是只許直系親屬如祖父母，父母，子女的同居而反對旁親屬如叔伯，兄弟，姊妹，妯娌等的同居。不過，兄弟雖和叔伯，姊妹，妯娌一樣是分居的，但却要輪流地和父母及祖父母同居，而且還負奉養的責任，像這種家制固然可以使父母沒有年老失養的

憂慮，可是不免依然殘存着大家庭底部份缺點。其實，所謂父母奉養問題之對於家庭組織是根本沒有關係的；換言之，即使採用了小家庭制，也還是一樣地可以奉養父母。假使我們掉轉頭來看大家家庭裏的悖逆子弟，就可以知道他們也只不過貽父母以無限的隱痛，實際上是談不到什末奉養的。總之，一切的社會制度全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生，所以當某種制度失其存在的理由時，我們當然應該毫無忌憚地予以剷除；家庭制度又何能例外？小家庭制在現階段既然能夠滿足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經濟條件，那末，我們就應該大刀闊斧地來宣佈大家庭制的死刑！

純正化學製劑內用藥片

# 新阿拔爾撒片



梅毒 瘡疾 阿苗巴 痢疾 見效神速 安全可靠

萬有製藥公司 電話一三三七七

# 美國之奇蹟

## 一 探 池

美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即所謂畸型兒。哥倫布發見美國領土，是一四九二年，即四五一年前。哥倫布登陸的美國，是由以檳榔樹之汁染紅的嘴唇吐出香煙的怪物的國家。至十七世紀，不堪英國斯武特王朝的反動專制的壓迫，而爆發的清教徒市民革命的結果，被驅逐出本國的市民，農民等，渡過大西洋居住的地方，就是美國。這些被驅逐的英國人，即成了所謂開拓者，開拓了今日美國的基礎。所以美國也自任為盎格羅薩克遜族為民族的正統。然而在今日人口約一億二千五百萬人中，統血與混血混合，所謂盎格羅薩克遜，不過全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已。其他即拉丁系，條頓系，斯拉夫系，或黑奴等雜多人種雜居，它們也加上混血，而形成複雜奇怪的國民。這些白色人種系的民族，大體從歐洲諸國法蘭西，意大利，德國，俄國或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被驅逐，渡過美國的。所以美國是歐洲各國被驅逐者集合而構成的國家。如今

在歐洲西部戰線任聯合軍總司令的埃霍華，就其姓名而言，顯然為德國系，他如今是攻擊其祖國的。又在重慶的維第馬耶也是德國系的名字，捷諾特為捷諾的發音之誤，顯然為法蘭西系。混合在這些歐洲無賴的白人，最可憐的就是黑奴。黑奴佔美國人口之百分之十，雖在南北戰爭後，一八六三年林肯宣言解放奴隸，表面上為自由之民，但自由的代價所得者，是「美國的繼子」的地位，其繼子較奴隸的境遇更悲慘，正是人類上最悲劇的污點。

在這裏討論美國黑人問題，並不是本來的意志。自稱為「自由」國，而裝做「平等」的專賣者的美國，還鬧着黑奴問題，這也是美國的一種怪事。所以試就這問題，稍為談論一下。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條，記載着：「一切的人創造為平等」，美國國父華盛頓為奴隸大所有者，馬塞克在他的著書「華盛頓及黑奴」中，敘述：「如果華盛頓為十八世紀弗基尼阿的奴隸所有者以外的人，則他將不能達到參與國事的位置。」這是「自由國美國」的深刻諷刺。金門灣頭女神（自由）的面子，不苦笑，那是不可思議的。又奴隸解放的宣言者林肯，其實也是美國南部人，奴隸所有者階級的出身。據「林肯與國民的解放者」的著者希爾所敘述，林肯所以解放奴隸，並不是由於對奴隸受難的同情及崇高的人類愛，乃是由於為征服南部的戰爭口實。又林肯本身也說了下面的話：「我

不願直接間接，如州存在奴隸制度時，便沒有干涉的意圖。我相信在法律上既沒有實行這種行為的權利，又沒有實行這種行為的意向。」這並不是南部奴隸所有者階級出身者林肯的本意。今日盎格魯薩克遜美國人極力主張「四個自由」，復又裝做「自由平等」的大本營，不過是披上征服世界的野心的大衣而已。

關於黑奴的話，只談到這裏為止。現在讓我轉到美國最珍奇的談話吧。從奴隸解放出來的黑奴，成為「美國的繼子」，暴露「自由平等」的美國的本性。這是發於盎格魯薩克遜的高慢痴氣對有色人種的輕視觀。這種心情對我們東洋人，也是一樣。可是裝做高慢而偉大的美國人本身，究竟是怎樣進步的國民呢？他們決不是那樣偉大的國民。最近有這樣的話：在美國軍隊實行徵兵檢查，但在壯丁之中，百萬人以上全是「盲」，尤其中的三十七萬人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能寫。這些壯丁體格雖很好，當然有被徵的資格，但據說美軍因這些無學之盲的關係，故決定百萬餘人不合格。自誇為先進國，明國的美國，如今不會有面子來發動「盲撲滅運動」，這是怎麼一個滑稽的話啊！美國既然有義務教育制度，也有規定學童須入學校的法律。這種制度雖在巨都大邑實行，但一到窮鄉僻壤，那就馬馬虎虎了。

此外，還有這樣的話：在肯塔基州的山中藍山地方，有新奇的部落和住民。這部部落雖有許多山峽散在，但其村民決不與外界交際。即使他國的旅人來到那

部落，都開步鎗，予以驅逐。政府的如吏若進入這部落，那就成了嚴重的問題。這部部落雖在美國的領土內，但美國中央政府與州政府的權威，都全不能達到。當然村民都沒有受義務教育，所以他們都是「盲」，即所謂「化絕無的地域。又甚者，這地方的部落民不僅實行近親結婚，即母子，兄妹間的肉身結婚，也坦然實行，這正是禽獸的生活。這是白色人種的集合處，難道不以為驚奇嗎？在隣居加拿大也有同樣的話：加拿大也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國家，與美國是弟兄的關係。近來漸漸疏遠其本國英國，而和美國接近，所以順便談一談。距加拿大的班克巴爾三四十英里的地方，有戶數二，三千家的部落，村民對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大凡一種聲音，聽起來有些刺耳，都叫做「肉麻」。肉麻的定義，是如肉麻的形容詞，那酸溜溜的，真難得形容。肉麻的定義，是如肉麻的形容詞，那酸溜溜的，真難得形容。

### 談「肉麻」

徐白

怪異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

宗教都極熱心，也全然與外界不往來，極力規避外來者。且村民無論男女平常也一絲不掛，以裸體過生活。這也是白色人種。最有興趣的話，即到了小學的學期，多數的官吏和警察從班克巴街趕來，強制將入學兒童帶走。所以村民對官吏和警察遂用步鎗實行武力抵抗，把他們趕回。但結果抵抗也被粉粹，官吏們便無理把學童帶走。這樣，村民便使用最後的手段，即村民無論男女老幼都組成大部隊，以一絲不掛的裸體，擁至班克巴街，實行示威運動。這就是番格魯薩克遜先生也要認輸的。在大都市的大馬路被一大羣一絲不掛的村民，擠得交道斷絕，那是不能忍受的。於是班克巴的警察所計劃的防禦手段，即出動消防隊於街道入口，把水龍向裸體的

行列放水。可是對方是裸體，故毫不怕水，頃刻突破水的防禦砲火而擁到。警察當局大感困難，於是更想出的方法，就是在水龍之水中摻入使皮膚痛癢的藥品而向村民放出。這樣，裸體行列的羣衆，也不能不逃避。裸體的男女成羣，不堪痛癢，在道路土七顛八倒，其奇怪醜狀，令人作嘔，這是白種人極野蠻的形狀。

這些事實是極端的例子。美國鄉村，大體都是這樣的情形。無學文盲之徒，決不是珍奇，他們對於世界情勢，罔然不知。他們甚至有人以為中國人尚留有辮子，受強盜的威脅，以駕籠和驢馬旅行，絕無火車和汽車。這與其說是滑稽，不如說是可憐。

現在再來講一個美國鄉村珍談。在遠離美國都會的鄉村，村長任審判長，老百姓的光棍任推事施行審裁。比較重罪犯在政府的正式審判所審判，但簡單的事件都由鄉村的審判所辦理。先召喚被告至判官面前，老百姓的判官立即大聲向被告問：「是什麼事件？」被告即答道：「是違反汽車的速度」，並沒有審查，審判長即宣告「拘留四十日」，附加說：「這是根據法律的」。於是為被告辯護的律師，便憤然站起，詢問道：「什麼是法律。」審判長便大聲叱喝道：「法律是法律。」而四十日的拘留還是這樣的情形，誇稱現在機械文明極多，是這樣的半面，是這樣的情形。這正是野蠻人和文明人同居的國家。（呂銘譯）

（未完）

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

男人稱女人為「甜言蜜語」，女人稱男人為「肉麻」。肉麻的定義，是如肉麻的形容詞，那酸溜溜的，真難得形容。

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那些肉麻的現象，在社會上，到處可見。

純正疏份亞密度劑



號一二四路沽塘海上



# 一九四四年的中國文藝界

## 揚光政

### 四、文藝書籍

單行本的文藝書籍，在事變以後出版得很少，尤其自大東亞戰爭後，簡直入於停止的狀態。但在一九四四年中，文藝書的出版却不少。

在事變前日出新書一、二種的「商務印書館」，以及全國第二大書局「中華書局」，於近數年中除再版了幾種舊書外，並無新書出版。不過，三大書局之一的「世界書局」，却在出版着大套的劇本，其中有孔另境主編的「戲劇叢刊」，收集了顧仲彝等的創作劇本，迄今已出三集，每集十冊。另有芳信譯的「俄國戲劇叢刊」六、七種，「羅曼羅蘭戲劇叢刊」三、四種；據說「莎士比亞全集」亦已譯成大半，行將出版。「太平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由陶亢德與柳雨生主持，改組為「太平書局」，除發行「風雨談」月刊外，並日出新書一、二種，已出有「予日短篇小說集」，紀果庵著「兩都集」，柳雨生著「懷鄉記」，陶晶孫著「牛骨集」，譚正璧著「夜珠集」，楊光政著「入

獄記」，丁諦著「人生悲喜劇」，周作人著「苦口甘口」，楊之華著「文藝論叢」，路易士詩集「出發」等，計共有十五、六種。於一九四三年夏開幕的「中國聯合出版公司」，除發行「學術界」月刊外，也出了若干文藝書，如劉大白遺著「中詩外形律詳論」，傅東華譯「神曲的故事」等五、六種。「古今」半月刊社則出有周佛海著「往矣集」，朱樸之著「蠶魚論」等三、四種。「雜誌」月刊社出有張愛玲著「傳奇」，堯洛川著「報告文學集」，柳雨生著「捷妻記」等多種。「天地」月刊社出有蘇青著散方「浣錦集」和長篇「結婚十年」。「中華日報館」出有楊之華編「增史料」，周越然著「書，書，書」等二、三種。「作家聯誼會」出有丘石木著「網」與作家「自選集」等。「地方行政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陳公博著「寒風集」，厚厚的一冊，以文藝的筆調記述其生活經歷和發揚見聞感想，與「往矣集」同為近年文藝界中最可注意的兩冊新書。此外，新成立的「知行出版社」，以及「文藝世紀社」和「光化」

人繼其「藥味集」「藥堂語錄」與「藥堂雜文」之後，新出「書房一角」，係歷年來閱讀中外各種著述以後，用日記體式記錄下來的一些印象。另有「新進作家選集」，如梁山丁，林榕和雷辦女士等的小說或散文等，已出七、八種。還有一種「華北文藝叢書」，出於「半夜」，梅娘的「蟹」等，已出五集。學術方面有趙蔭棠著「詩韻源流」，楊丙辰編「德國文藝思潮論」等；翻譯的有錢稻孫譯「萬葉集」，杜南星譯「童話集」等。

在蘇州，丁諦繼續在主持着編出「作家叢書」，新出版的有傅彥長著「石汁」，何心著「毀滅」，丁丁著「離離雜筆」等三、四種。吳易生主持的「人間社」，自「人間」月刊停刊後，即致力於出版叢書，已出者有散文與詩歌等專集三、四種。

在近一年中，其他種類的書籍，新出版的寥寥無幾，計文藝書籍佔到新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為文藝是軟性的，而且政治意味較為淡薄，可作為公餘後的消遣之用，因此銷行相當廣大，於

是羣起而出版了。可是，出版家果然也有是爲了興趣關係，而一半却須顧到營利目的；同時作家爲了維持生活，勉強難關，也不能不注意其著述是否犯規以及能否迎合讀者的胃口，結果，大部份的「藝書籍脫不了「風雅」「懷舊」以及西洋鴛鴦蝴蝶派的氣味；加以作家的生活體驗不足，而其社會科學的常識又復不夠，以致對於現實社會的觀察和表現極爲淺缺。這不免是今日中國文藝界的一大弊病。

### 五、文藝集會

關於文藝集會，在一九四三年曾有組織全國性的「中國文學總會」的籌備。可是因爲種種原因，終告流產，後來在京滬等地，有「作家聯誼會」的組織，然而分別開過大會以後，事情也就擱淺，並無甚麼進展。在蘇州，杭州和武漢等地，已經有「文學協會」一類的組織，但是工作的表現很少。僅在北京方面，已自民國一九四二年九月起成立了「華北作家協會」，至一九四四年九月改組，以迄今日。該會，以「團結在華北之文藝作家，謀中國文學之發展，藉推進中國之新建設爲宗旨。」其工作之具體表現，除舉辦暑期演講會，派遣留日視察團，及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外，並編出「中國文學」月刊和「華北文藝叢書」。其現行組織及職員，有執行委員十三名，以陳綿爲首席委員，柳龍光爲專務委員，沈啓元、趙蔭棠、楊雨辰等十一人爲委員，陳魯風任事務部長，下設總務、事業、編審三組。又設

雜誌社等，也都在編印文藝叢刊。以上是上海方面的行情。

華北的文化中心北京，以「新民印書館」出版的文藝書爲最多的。其所出「藝文叢書」中，周作人繼其「藥味集」「藥堂語錄」與「藥堂雜文」之後，新出「書房一角」，係歷年來閱讀中外各種著述以後，用日記體式記錄下來的一些印象。另有「新進作家選集」，如梁山丁，林榕和雷辦女士等的小說或散文等，已出七、八種。還有一種「華北文藝叢書」，出於「半夜」，梅娘的「蟹」等，已出五集。學術方面有趙蔭棠著「詩韻源流」，楊丙辰編「德國文藝思潮論」等；翻譯的有錢稻孫譯「萬葉集」，杜南星譯「童話集」等。

在蘇州，丁諦繼續在主持着編出「作家叢書」，新出版的有傅彥長著「石汁」，何心著「毀滅」，丁丁著「離離雜筆」等三、四種。吳易生主持的「人間社」，自「人間」月刊停刊後，即致力於出版叢書，已出者有散文與詩歌等專集三、四種。

在近一年中，其他種類的書籍，新出版的寥寥無幾，計文藝書籍佔到新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為文藝是軟性的，而且政治意味較為淡薄，可作為公餘後的消遣之用，因此銷行相當廣大，於

監察委員一名，由徐羽冰擔任。另設七個「部門委員會」，各部主任委員為：小說梁山丁，評論張鐵筆，隨筆陳辛嘉，詩歌徐白林，戲劇陳綿，古典文學趙蔭棠，外國文學楊丙辰，各有委員三名或四名。並以周作人，錢稻孫，俞平伯，畢樹棠，管翼賢等三十六人為評議員。由此可見其組織機構是相當周密的。

因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要在南京開會，所以國民政府宣傳部老早就在籌備。本擬於春季召開；請周作人任議長的，但因其時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機關刊物上，載有片岡鐵兵攻擊中國某老作家的「字」，該某老作家有人猜測係指張資平的，也有人猜測係指陶晶孫的，尤其是陶晶孫，曾經發表了幾篇責難的文章；而結果則證實係指堂老人，而且據說該「係由沈啓元所授意者，於是周老先生大動肝火，撰文宣告從此與此輩文人和團體脫離關係。經此風波，使這一屆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發生停頓，終乃延期到秋季舉行。

爲了在中國尚無全國性的「文藝協會」，所以趁此開會，先召開了一次「中國文學年會」，以便集合全國各地的文學之士，討論中國文學的諸問題，並藉此以表現中國文學界的團結一致。

「中國文學年會」於十一月十一日召開於南京，出席者有上海代表陶晶孫，周越然等，南京代表龍沐勛，紀果庵等，蘇州代表汪正禾，杭州代表章克標，武漢代表胡希平，北京代表錢稻孫，楊丙辰等，計有四十人左右。推錢稻孫與陶晶孫爲正副議長。通過的重要議題，

計有：組織中國文藝協會案，推進中國文藝運動案，保障作家生活案，發行文學家郵票以補助貧苦作家案，出版文學年鑑，創作年鑑案等。討論熱烈，結果相當圓滿。

自十一月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接着召開「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文學年會的代表全部出席，日本代表有長與善郎等十三人，滿州代表有石軍等八人。亦舉錢稻孫與陶晶孫爲正副議長。決議的提案，歸納爲下列數種：(一)建立新東亞文化與研究東方古代文化案，(二)力謀與藝術界合作案，(三)大東亞文化交流案，(四)結成東亞文學者聯盟案，(五)實現共同宣言完遂大東亞戰爭案，(六)發行大東亞文化刊物案……等。並決定下屆開會地點在滿洲新京。此次大會，集中日滿文學者代表於一堂，各抒論見，情感融洽，這種情形，實爲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不過，所可憾者，這兩次會議，因會期短促，未能多開座談會以充分交換意見，加以適逢汪主席逝世，以致興緻也減低了不少。而所討論者，又多偏於理論，未能在大會中立刻組成永久性的共同組織和擬定切實的具體辦法，以致通過的許多提案，何時才能見諸實現，殊爲疑問。

### 六 一個附帶的考察

自從戰亂擴大延長以後，物資缺乏，物價高漲，從事文筆生涯者幾已無法爲藉寫作以維持生活。若以本文執筆時(

十二月十六日)估計，上海米價每石已達五萬餘元，較之戰前高漲五千倍；其他一般物價也漲起千倍左右。但是稿費呢？普通千字不過四、五百元，最高不過千元左右，較之戰前最普通的千字二元，僅高漲二倍至五倍。這樣，稿費與物價的比率約相差十倍左右，換言之，從前每日寫二千字可以生活者，今日就得寫一萬字才能勉強維持。作家的生活本已清苦，而在今日爲了求生，有些人只得改行，也有些人就只好多產，這是近年來文藝水準低落的原因之一。其次，出版文化的材料是愈用愈少，而其價格則愈漲愈高。因之，原以牟利

爲目的出版商，索性就囤積着白報紙和油墨，靜待善價而沽。至於有志於出版者，則或因經濟困難，或因難免虧本，也漸感到棘手。結果，出版界日益消沉，而文藝界也隨之而寥落了。戰時文化的衰微，乃係各國通有的現象，但以今日的中國爲尤甚。此後中國的文藝界，在狂漲的高物價的壓迫下，恐將日趨沉寂。唯一的辦法，是要請有關當局補助作家的生活，充分配給出版材料，同時對於出版物予以適當的調整，採取統一集中的方法，從質的提高以謀新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樣才能展開中國文藝界的新場面來。(完)

## 第三次大徵文

### 論 文

題目：我們的意見和希望。  
內容：對於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題的一般建設性意見和希望。

字數：每篇以三千字左右爲限。  
酬金：來稿一經入選，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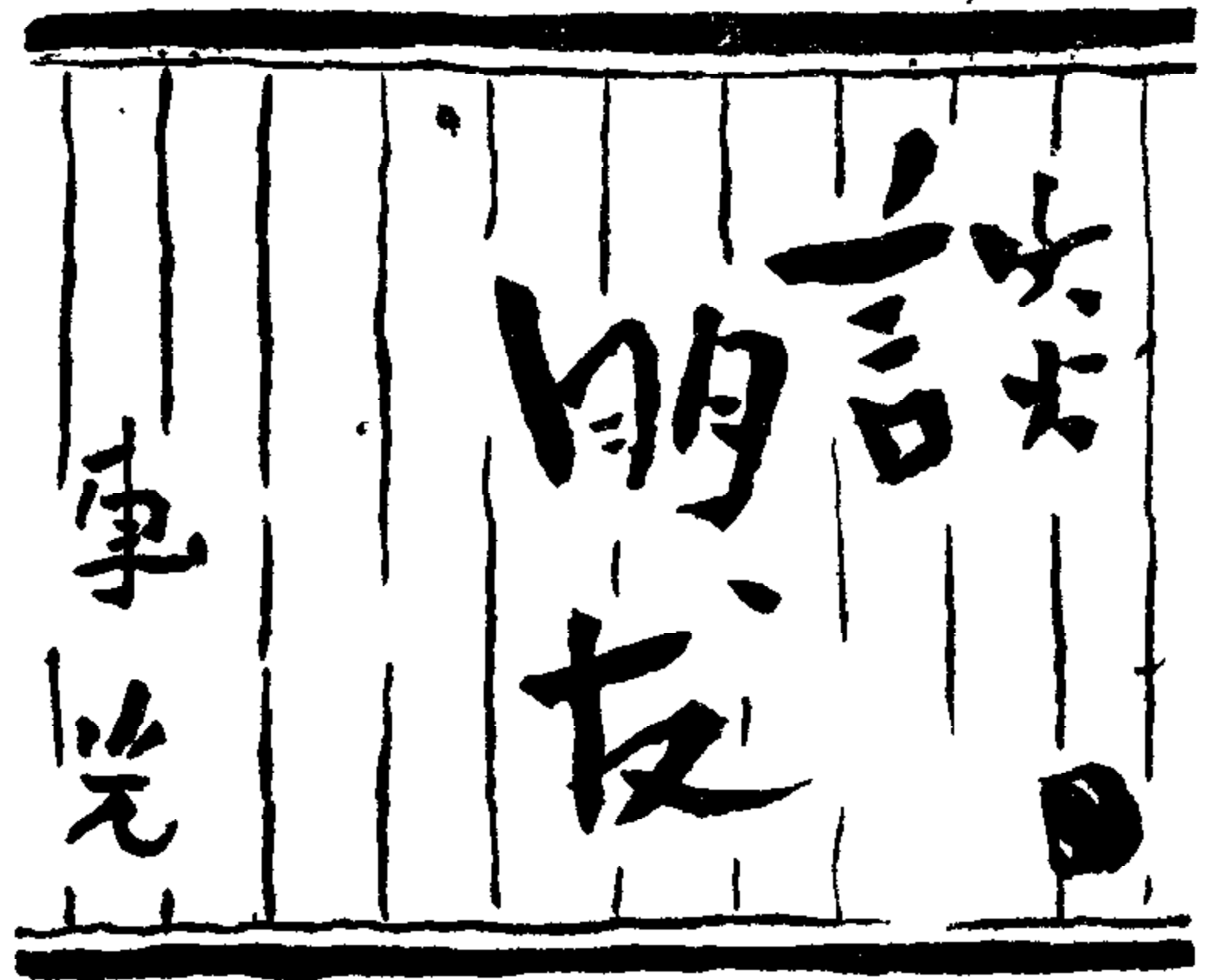
### 文 藝

題目：最近的奇事報告。  
內容：以最近所見聞及體驗的實話爲題材。

字數：每篇以四千字以內爲限。  
酬金：當選作品，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 應徵規則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 三、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四、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 五、截止期：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以郵戳爲準)。
- 六、發表：四月十五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 七、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朋友！」多麼溫暖而熱誠的一個名詞。人類是羣居的動物，免不了彼此發關係，這種關係，便是朋友的起源。孔子說的「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與西語的「朋友越多，幫助亦越多」，言雖各異，而對於友誼的愛好，却有類似的。所謂「患難之交」，「刎頸之交」，尤其把朋友的價值，備加贊揚和尊崇。可惜，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像這類的朋友，到了今日，已像鳳毛麟角了，所存在的，只是一些朋友的渣滓。

以性質而言，朋友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點頭朋友，第二種是互相利用的朋友，第三種是純粹友誼的朋友。

何謂點頭朋友？所謂點頭朋友，只不過彼此有一面之緣，事實上談不到交情。所怪的是：既

屬點頭，而又仍稱朋友，其中一定有點奧妙。譬如：某甲與某乙是點頭朋友，假定說某甲得法，某乙尷尬，後者為欲示關，為自己得場面，便會到處作自我宣傳，說某甲是他的知己，在他人面前虛張聲勢。然而，一俟某甲聽到這種風聲，他定必不大高興，甚或起問罪之師。他覺得此種尷尬的朋友，與他的顏面頗有悠關，從前點頭的朋友，現在連頭都不點了。是的，他們認識，不過只是「面」的認識。所以點頭朋友的分離——談不到絕交——是最容易的事。我們時常聽得一般人，在危難時發出這種呼聲：「朋友，幫幫忙。」或者在有錯處被人家抓住時，說一聲「大家自己人，馬馬虎虎吧。」實則對方根本就不認識他，更談不到自己人。這實在有點監用朋友的名義。賣膏藥的或是變戲法的，在觀衆面前拍拍胸脯，豎起一個大姆指：「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他的話雖搔着人心的癢處，因而引起若干人的同情，把銅板——從前的話——嘩嘩喇喇朝地下拋，同樣的，侮辱了神聖的朋友名義。因為他們之間，簡直點頭的關係都談不到。一般肯將銅板嘩嘩喇喇向地上拋的，有的是出於同情，有的是為了好奇。如果碰着刻薄一點的富翁，他會板起面孔，說一句「誰認得你」的，惡毒話會使對方碰了一鼻子的灰。差幸中國是重人情的國家，濫用「朋友」的名義，也不足為怪。

「我常聽得一般所謂交際家說：『我的朋友很多』，事實上他們所指的朋友，與變戲法賣膏藥口中的朋友，並無二致

。善於交際的人，結果僅交了許多的點頭的朋友。他不會有真正的知己。因為他要討好各方面，不得不拿出虛偽的態度，仗着一張甜蜜的嘴，用花言巧語去欺人。

何謂互相利用的朋友？朋友之間，永遠不承認互相利用的，所承認的是互相扶助，名正言順，聽來煞是動人。橫豎大家心照不宣，自己肚裏有數。互相利用的朋友，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已比點頭朋友進一步，若考其底蘊，其可怖較前者尤為甚。世間最多，就是這一類朋友，也就是所謂「酒肉朋友」。如果假使沒有意外，他們或者能一輩子把虛偽的友誼維持下去，假使有一方面失去了利用的價值，那末，狐狸露出尾巴，不免中途拆台。

做買賣的，很高興跟做官的做朋友；做官的也歡喜跟做買賣的做朋友，一個貪他的勢，一旦出了亂子，可以在他頭上找點牌頭，一個貪他的財，萬一兜不轉時，可以向他調動調動。在這種互相需要的情形之下，彼此就會無形中合作起來。有時做官的將女兒嫁給做買賣的為媳，有時做買賣的叮囑他的兒子拜做官的為過房爺。於是乎由朋友而親戚，看來倒是進一步發生密切關係了。要是他們能站在純正的友誼，未嘗不可說是門當戶對，然而，能站在純正的友誼上的，却不多見。等到做官的撤了職，或者做買賣的虧了本，總之一方面失去了特殊的地位，那一方面倘不準備同他絕交，至少也要以冷眼相待。為的是，他——失去特殊地位的一方面——已失去

利用的價值。

互相利用的朋友，是有時間性的，用得着時，向他打一次嗎啡針，讓他興奮興奮，再拿出利用的手段來，用不着時，一百個不理，聽他死去活過來。雙方不是假面具，得失根本無所謂。不過，做一個互相利用的朋友，倒有點不容易，因為自己須有被人利用的地方才行。無論錢也好，勢也好，名也好，甚至把自己漂亮的太太或女兒作人家的抵押品都好。你如一無所有，便不要想軋這種朋友。縱使你有溫暖的友誼，熱烈的情感，始終引不起對方的共鳴。有人說：「『朋友』者『碰有』之諧音也。」就是指互相利用的一種朋友而言。以「有碰」有，便成「朋友」，如此交友，

萬 人 萬 人 必 備 · 內 服 外 搽

# 萬 人 油

此藥能治一切皮膚病，如疥癬、濕疹、瘙癢、紅腫、潰爛、燙傷、凍瘡、蚊咬、蟲傷、無名腫毒、一切瘡癤、無不立見奇效。凡患此症者，請速購此藥，一搽即愈。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大華藥房

自然是「勿難得」Friend矣。  
何謂純粹友誼的朋友？

純粹友誼的朋友與互相利用的朋友，其所不同的地方，即是前者以情感為基礎，後者以利用為目的，偶然看來，純粹的友誼，也似有互相利用的地方，但這是真正的互助，決不是暫時的投機。外國有句話說：「交友容易保守難。」「交友容易，」大約是指第一種的性質的點頭朋友與第二種性質的互相利用的朋友，而「保守難」却是暗示第三種的純粹友誼了。

你且閉目靜思一下：你一生能交到十年以上的朋友，到底有幾個？大都不過一年半載，便自各西東，音訊不明了。除了有特殊情形的以外，這類朋友，大抵是屬於第二種性質的。朋友而能長久保守牢的，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並不會發生權利的衝突，因為他們的立場是友誼，不是權利。

純粹的友誼，是最寶貴的東西。它不能用物質去衡量，像酒肉朋友一樣，今天你請我吃一次飯，明天我請你看一回戲，收付兩訖，各不虧本。它沒有條件，沒有代價。你的情形好，就幫助我一點，我的情形好，就幫助你一點。不會有報答的心，也不會有鄙夷的態度。所謂「患難見知己，」純粹的友誼，只有在最困苦的時候，可以體驗出來。錦上添花的朋友，在今日可謂易如拾芥，而雪中人送炭的朋友，難若點金。好的朋友真有情義的溶會，並無你我的區別。他得意時我恭賀他，他危難時我拯救他，他失望時我安慰他，他做錯事，我

原諒他。我先相信我自己是個君子。所以以相信朋友也是君子。由於面的認識，進而為心的認識，由於心的認識，再進而互相諒解，然後才能結為知己。孤獨的人是靜默的，靜默的人最富於情感，惟有最富於情感的人，始終獲得最好的朋友，雖說他的朋友並不多。不過，最好的朋友，以同一旨趣，同等地位的為多數。大官僚不能作朋友，因為他有官架子，使你無法接近，大腹

### 渡沙洲英

騰尼孫作  
徐培仁譯

落日共晚星，連翹召我往，  
但願風波靜，飄逸大海上。  
潮汐似睡眠，滾滾發駭聲，  
東裝涉重洋，行行故鄉行。  
朦朧夜色中，鐘聲時斷續，  
跨登一小舟，永解愁腸結。  
形宇雖狹隘，洪流何遙遠！  
橫渡沙洲時，欣然見蒼天。

買不能作朋友，因為他的銅腥臭——現在只好說是CRB了——使你退避三舍。他的境遇與你不同，他的生活與你各別，你向他訴苦求援，不啻對牛彈琴。世間有若干看不穿的窮朋友，老是歡喜向有權有勢有財的朋友家裏跑，拿自己所捨不得穿，捨不得用，捨不得吃的東西，往他們家裏送，實在無異倒水入海，而結果反而遭了閉門羹。如果肯拿這些東西送給一位比他更貧困的朋友，那

他一定終身不會忘記這種恩典的。所以只有窮人與窮人間才有真正的同情與友誼。乞丐求富人佈施，往往一無所得，向平民討飯，多少總有點希望。為什麼呢？因為富人的生活與乞丐差得太遠了，簡直不知道飢餓是怎麼一回事，而平民則比較接近一點，雖不致到了飢餓的地步，至少也想到飢餓的難受。

以上所述，大抵是指男人與男人交友而言。至於男人與女人交友，情形便有點不同。記得有人說過：「男人是沒有朋友的。」這話在西洋國並不合理，但在中國却有鐵樣事實。舉一個例：一般男人常說，「某某是我的女朋友，」一般女人也常說「某某是我的男朋友。」其實不若說「姘頭」來得爽快。

因為點頭的不能算為朋友，相好的則又稱為愛人。那末，為什麼男女都歡喜稱朋友，把真正的愛情掩飾起來呢？這是由於中國數千年來的遺毒，而把男女間事視為猥褻所致。因此「相好」，「姘頭」等等名詞便成為諱，就是從西洋輸入的新名詞「愛人」，在女子未獲得完全解放以前，也不敢掛在嘴上。西洋男女在大庭廣眾之間接吻，喚Darling，視為家常便飯，在中國人聽來，簡直目如神經病。

像男人對男人一樣，男女間如果真有所謂朋友的話，那末，他們的性質，是屬於互相利用一種的。男人跟女人做朋友，目的是為獲得靈肉上的安慰，女人跟男人做朋友，目的是過度舒適的生活。也許我的話會遭受若干人的非議，認為抹殺了真正的友誼。實則，要不是他

戴假面具，他們也找不出不對的理由。而且，彼此的條件，又都合乎情理。談不到他侮辱她，或是她侮辱他。不過，男人跟男人互相利用，時間總是暫時的居多，跟女人一旦權利衝突，馬上就會絕交，而男人與女人間呢，因為雙方都有特殊的需要，所以他們的友誼——不如說愛情——却一輩子維持下去，可是，像這樣的愛情，它的基礎當然不十分鞏固，只要有一方失去了利用的價值，那一方便會冷淡下來，另外去找對象，以滿足所欲。

至於女人跟女人做朋友，根本就無所謂，不過大家談談家務，擦擦間天而已。因為她們本身各有所屬，也就不想在同情頭上轉念頭。

劑壽治汗盜病癆

# 那苦蘇

效作用。及夜尿症。且汁。佳。又。於。更。活。併。與。良。效。尤。俱。有。各。種。病。俱。有。抗。病。用。法。最。新。成。方。效。力。大。那。蘇。大。藥。房。總。發。行。所。重。松。大。藥。房。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 最新發賣

創新紀錄的賀蒙綜合大補劑

# 濟賀爾蒙

糖衣片

女用：  
滋陰發情！  
健美調經！

總發售處 鹽野義大藥廠

製所造大日本本廠器研究所

男用：  
強力生精！  
返老還童！



濃厚

# 知蜜子聖

田邊藥廠



擊滅英美時期！

喂！咳嗽！

亦不可不打倒！

本劑治療咳嗽

確有獨特偉效，

1. 甘甜易服
2. 不含麻醉
3. 老幼均宜
4. 售價最廉

無論百日咳，乾咳，肺癆咳  
氣管支炎，感冒咳，痰多夜  
咳等且兼有預防咳嗽之效。

## 會大操年少青

在這大東亞戰爭決戰期的現在，青年們的鍛鍊是應該加以重視的。向有「東亞病夫」之譽的中國，對於我們的第二代，更應加以嚴格的鍛鍊，以免再將那「東亞病夫」的寶冠繼續戴將下去。中國青少年實踐與亞細亞總會發起運動上海實踐委員會，為欲鍛鍊一般青少年體格之故，特提倡青少年體操，並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假上海靜安寺路中央廣場，舉行青年操表演大會，參加之學校團部有三十六個單位，團員達一千七百餘名，並請有有關當局長官多位蒞場觀禮，盛況實為空前，該日本刊也特派記者前往，攝得照片多幀，茲特刊登兩幀，以餉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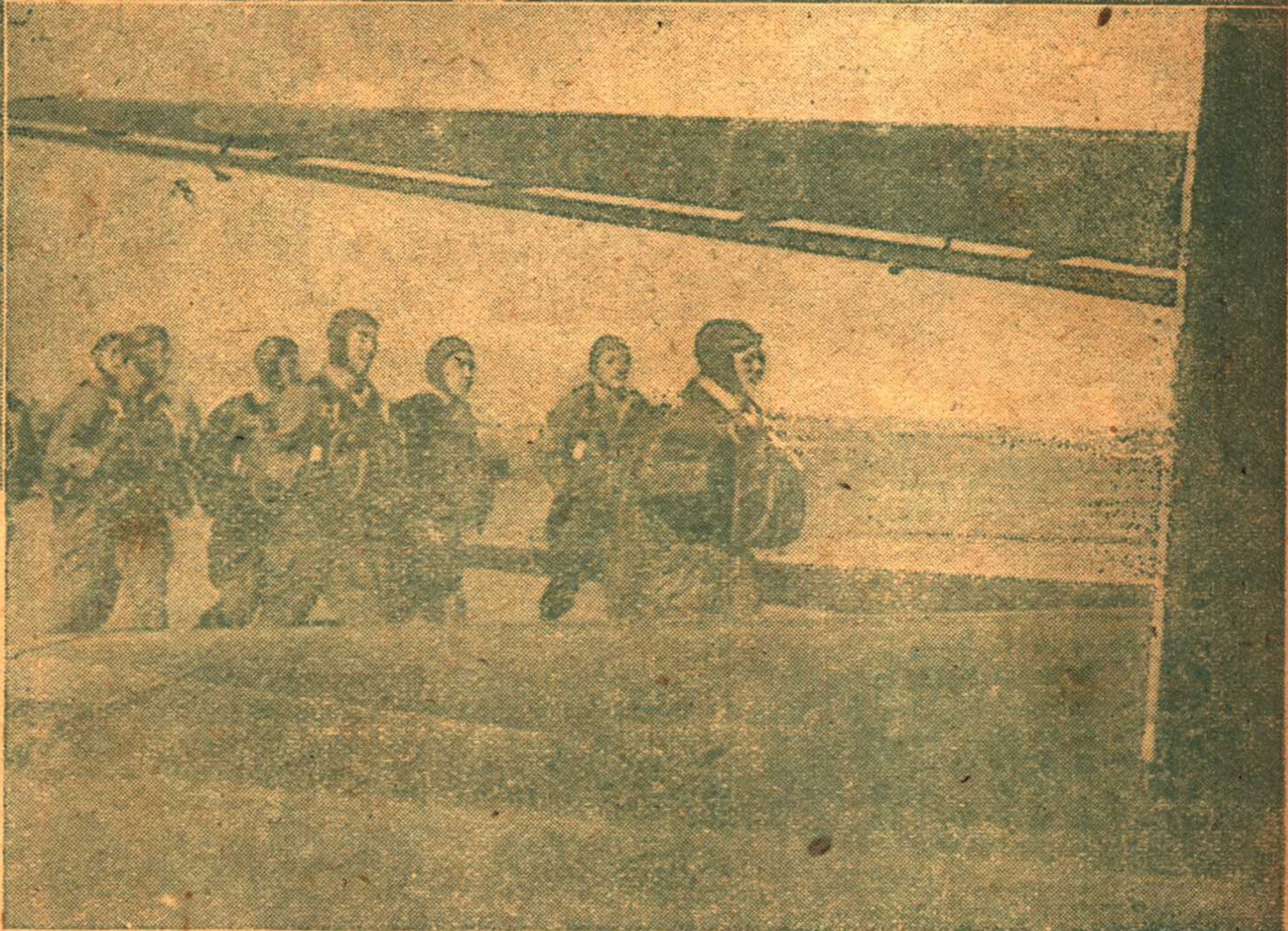


## 口漢襲來機敵

在去年十二月中，駐渝敵美空軍遭受日本空軍的奇襲而形崩潰。以及陸上部隊的槍敗而將衡陽、桂林兩大重要根據地失陷，以致使敵美空軍非常狼狽，所以彼等竟不顧人道，遣派了一百數十架飛機，前來襲擊一無軍事設施，二無防空設備的漢口了。且於漢口市內施以盲目的轟炸，市中心的一部分也曾發生火災，市民於施行防空防火工作時而被擊死者，其數更為可觀。因此，和平區內的一般民衆，皆以敵美機這般慘無人道的行動，憤恨入骨，致而對彼等討伐的精神更為濃厚，因即高揚起防空的訓練精神及戰時國民的精神，向着和平建國的新中國之途邁進。（照片為漢口市中心被敵機盲炸後引起火災時情形）



# 降落傘



日本軍降落傘攻擊隊（高千穂部隊）曾於去年十二月六日，在雷泰伊島敵美陣地內降落。

本次的降落，並非在敵軍防備薄弱的地方，也非從敵人的背後攻擊，而是在敵軍有充分防備的地方降落的。所以都以決死的覺悟突擊。在主力降落傘之先，有特別攻擊隊於敵之飛機場上降陸，降落傘部隊即跟着降陸，協力將敵人的飛機，彈藥庫，油倉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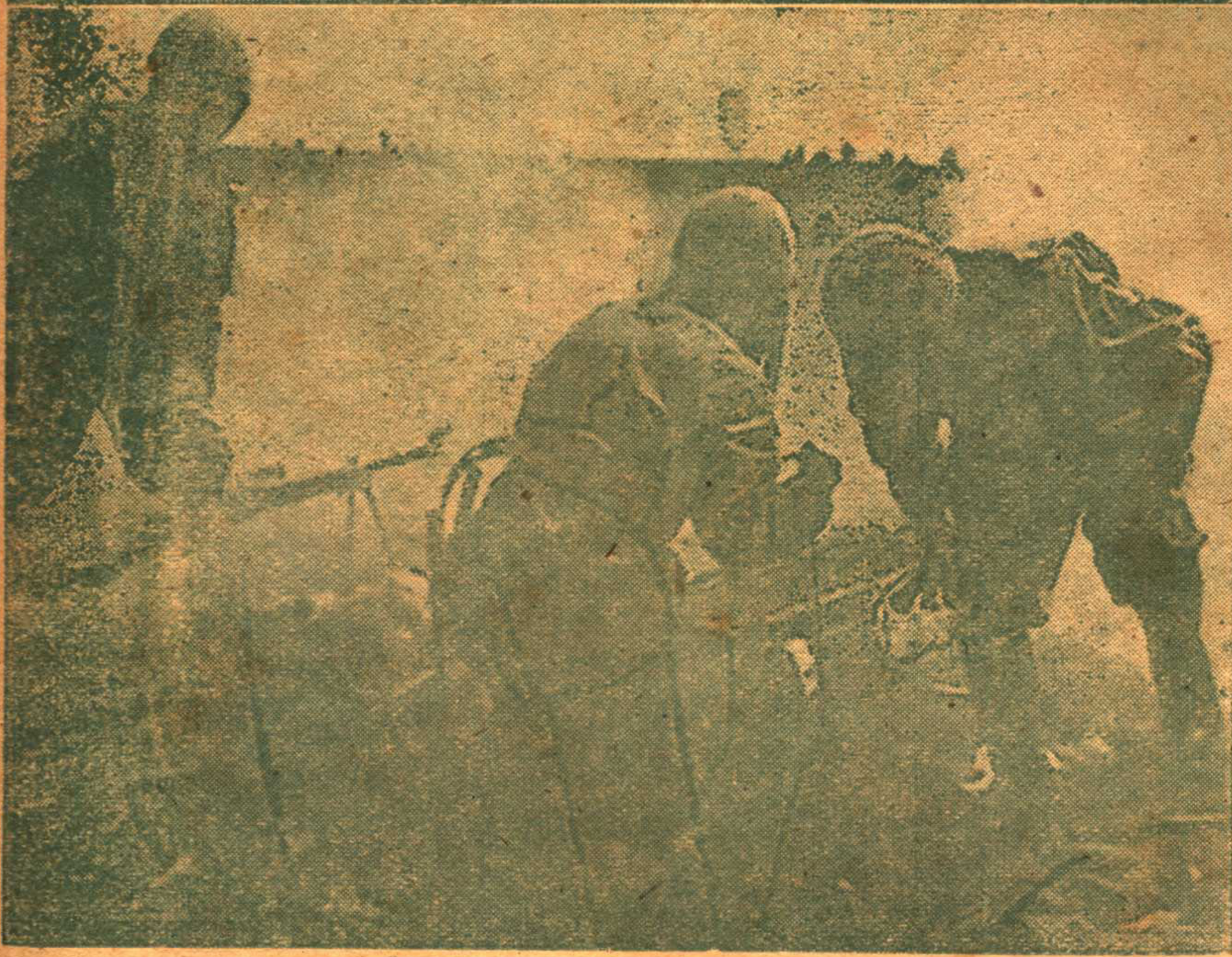
— 新 發 賣 —

## 克 司 命 片

止痢瀉整腸劑

上海參天堂株式會社  
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 隊擊攻

，降落傘部隊即跟着降陸，協力  
將敵人的飛機，彈藥庫，油倉庫  
，兵營等加以轟炸，及將敵人之  
飛機場，陣地加以占領。日本的  
降落傘部隊是抱以「必死必成」  
的志願的，也就是死即是成功之  
母的觀念。在鎗林彈雨的天空降  
落的日本降落傘部隊，敵軍軍人  
仰向天空凝視着，驚嘆着日本降  
落傘高千穗部隊的豪膽，認為是  
世界最勇敢的一羣。（照片即日  
本降落傘部隊的勇士羣在出發前  
及於敵陣上空降落時情景）



## 片健安鈣

礙障育發、患疾諸性核結  
質病腺、期乳授及娠妊

！發新 必死必中

#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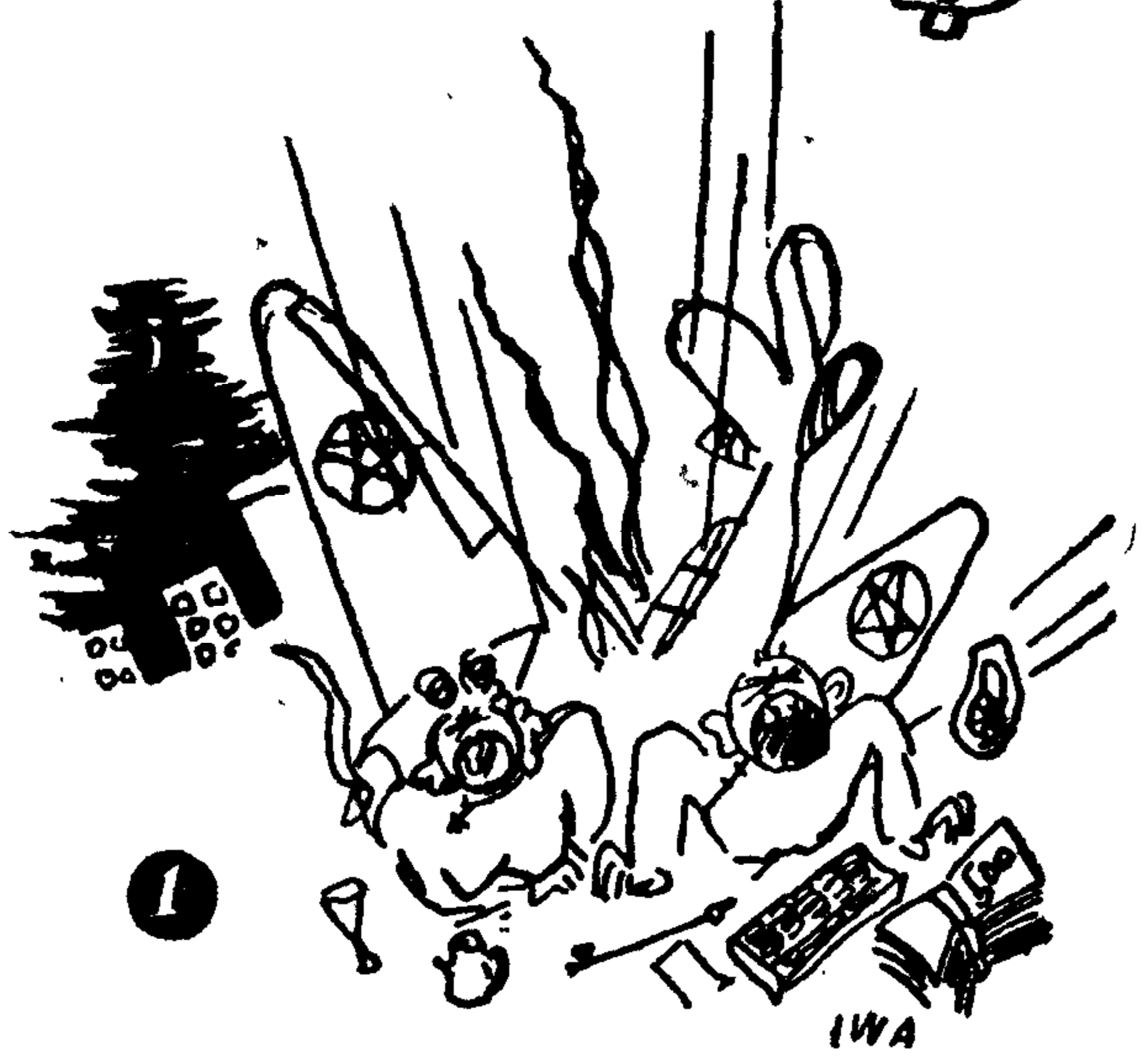
省電用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 裁縫的薪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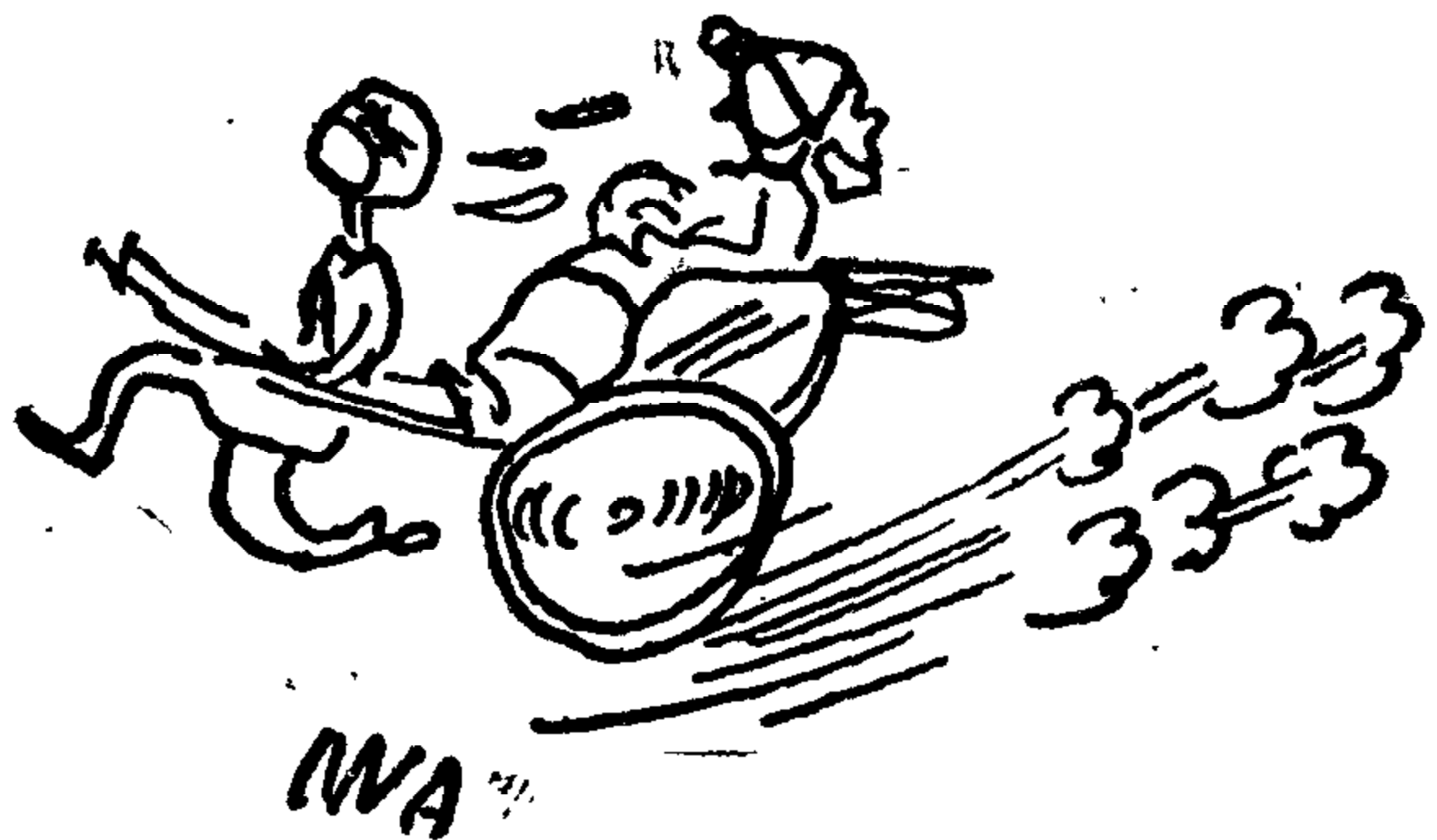


1 漠不關心國事者——一般囤積居奇的好商們——所意想不到的遭遇。

2 教化子們的財產，竟將薪水階級的大人先生們愣住了。

3 物價高漲的速度，快得真使人不敢相信；鈔票的不值錢，也實叫人吃驚，你瞧，這位女士身上的大衣是用若干鈔票組成的？這真可稱為是一九四五年的時裝了吧？

4 在白天是個拉人力車的車夫，到了晚上却一變而為進出於舞廳，酒店，身穿四裝五履的大人先生了，這種現相，你能說不是這種畸形的社會所造成的嗎？





### 傾城之戀 (劇評)

金長風

「傾城之戀」，原來是張愛玲的小說「傳奇」中的一篇，由原作者自己改編成劇本的，寫述一個離婚了七年的中年女子，在哥嫂的欺凌下，不得不再嫁人的故事。作者藉此反映出舊家庭，舊社會制度的一個斷面來，可是作者並沒有努力的去刻劃這個斷面，只是隨隨便便的寫了出來而已，作者的視線只是偶而觸到這上面，也只是「偶而」而已。

因此，作者雖然把「婦女的地位問題」提了起來，却並沒有意思去發展，和好好的安放，不過是那麼提了一提，所以，全劇的意識模糊得很，而且相當是消極的。

譬如就白流蘇（羅蘭飾）的「得意緣」講吧，作者就安排得不自然。固然：「一個女人得不到男人的愛，就得不到女人的尊敬」（流蘇的自白），但是女人的出路，並不是「得到了女人的尊敬」，而且是這樣的「尊敬」！就算了事的，然而作者却替流蘇找到了這樣的一條出路：「找一個男人」！肯定了流蘇的「復仇」方式，是應該奪取范柳原

（羅蘭飾）因為范柳原是一般少女的夢寐以求。作者以為豪富、漂亮、聰明、外國派的男人，是最理想的，所以便造出了一個范柳原，原因范柳原既是有錢的華僑，當然豪富，外國派，又是浪子，自然漂亮，聰明；在作者想，奪取了他，流蘇就可以在女人面前驕傲，而她的「出路」也就來了！至於兩個人的相遇和結合之間，有否牽強性，以及「找一個男人」是否真正為女人的出想等，那是另外的事，作者並不願意研究到這些，但是應該研究到這些！

倘使白、范兩個人，在作者安排的「巧合」下，「一見傾心」後，居然再立刻「白頭偕老」，這就太「傳奇」化了，不免膚淺了一點，因此，作者假借香港之戰來藉以補救，而完成了這一個喜劇（？）其實，香港之戰的背景，就好像被硬貼上去的一張圖畫，這個故事，這些人物，只是在圖畫前游移着，彷彿紙人、紙物般的游移，原不一定要在這一張圖畫前的，即在別一張圖畫前游移也行。

全劇的情緒，始終很淡，其起落與發展，也欠緊蹙，雖然和「浮生六記」是同樣的描取了人生中最平庸的材料，但編導的手法，與氣氛的把握，却差得遠了，「浮生六記」真的把握住了「蒼涼的人生的情義」，而「傾城之戀」却沒有。

主人翁的性格，寫得不清楚，沒有凸出之感，是應該加以強調的，然而作者只是勾了幾筆，甚至連輪廓也沒有勾完全就算了。

全劇四幕，第一幕為流蘇的家，演員的地位，走得很輕鬆。第三幕設景相同；第二幕為香港的淺水灣飯店，月夜談心一段，置景甚美，可惜沒有灑一些月光到窗裏來，否則，使流蘇與范柳原的肩膊，都披上了一些青色的月光，會更添上一點詩意的。第四幕地點仍在香港，却是范柳原「藏嬌」的「金屋

」，戲量較差；中間，導演（朱藝鈞）介紹「十二月八日」的時候，以流蘇的手將日曆牌擱上牆壁，而後來一個靜場甚好。將要結尾時，范柳原與白流蘇認真談起愛情來了，其擁抱接吻的時間過長，過於游戲化。

演員方面：以端木蘭心（四奶奶）與陳又新（三爺）的演技，最能表現劇中人的性格，老英國人（陳靜飾）合步堪發一笑，羅蘭拍合流蘇類女子的典型，演得比小說裏的流蘇，更活了一點，舒適無善可述。

其他，「傾城之戀」的題名，用來代表「戰地鴛鴦」類的意義，似欠明快；總之，「傾城之戀」的主題，是應該要強調的，却祇隨隨便便的說了些，而且調排流蘇的「復仇」方式，又缺乏了積極性，實在是一個並不爽快的戲。

### 義巧 (影評)

我覺得「義巧」這一個戲，是應該提倡的；因為「義巧」顯示了一種人格的高貴。說明了人格的高貴，並不一定存在於「峨冠博帶」的一羣人中，却在衣衫襤褸的乞丐身上燦爛了起來。

武訓（裴沖飾）是夠偉大的，即使是與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們相等列，也無愧色，其偉大固在於能以人所卑視的乞丐，在千辛萬苦中，盡瘁義學，興辦義學，見識居然高之當時的士大夫，然而尤能可貴的地方，却在於「功成」之後，並不「身退」，仍舊茹苦含辛，甘之若飴，這較之明哲們的保身，更是令人欽敬。

武訓的堅苦卓絕，操守如一的精神，足夠為現代關心教育諸問題及職責所在的大人先生們所師法，否則，不僅愧對自己的良心，亦且愧對地下的當年武訓先生！

在「義巧」中，看不到扭扭捏捏的飾事，所看到的，雖然不是什麼可歌可泣的，却是富有人性，感人很深的一件平常事，平常得會使一般大人先生們不很相信的平常事！

在「義巧」中，提出了「我們為什麼要窮？」的問題，編導者（岳楓）把它歸結到「識字」的原因上去，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看，社會上貧富階級的對立與懸殊，決不是什麼「識字不識字」的問題！窮人們活不下去了，「也祇有窮人才能救窮人」（武訓之白）這是非常對的，只要窮人們起來，一齊起來，那麼也就不會窮了。這是非常有理，但是「義巧」中並沒有。「缺乏反抗性」，若果我們要再高些的估計它，是可以這樣說的。

編導者對於地主階級的黑暗，描寫得很有力，尤以李阿雲（房珊）的死，最足表現。而殺人的王大戶（殷秀岑）與其走狗王福（梁新），仍然逍遙法外，這一點是可使觀眾想見的。

全劇的展開，用倒敘法，另以張福林（當年義學的學生，田續飾）的說明，貫於全劇，如新聞片的說明然，這對於鏡頭的轉換，簡潔不少；全劇的畫面，也很明快，天地很寬暢，使看慣了都市的惡濁的觀眾，稍能調劑調劑。

岳楓的導演手法，是在進步中，且給以嘉許；裴沖的老年武訓，化裝與演技均佳；葉小珠（幼年武訓）的化裝就差，頭套看得出是戴上去的；張子（少年武訓）的演技，稍嫌生疏，但是新人，很有新的前途，房珊（阿雲），嬌婉可愛，宜於演活潑一路的戲。

# 文藝作品之沒落及批評之重要性



真置，中國的文壇幹什麼老是這樣的荒寂；沒有澎湃的趨勢呢？

有人說：「你瞧見嗎？文壇上不是常有者偉大的作品出產嗎？……作家們不是依然埋頭過着寫作生活嗎？……雖然在這紙張高漲；印刷不易的年頭。刊物報章不是仍舊不斷在出版着嗎？……

是的，的確是的，一個作者以他腦汁所組織成的心血的結晶的作品，雖然出產了；可是國家與社會根本對之漠然無關。我可以說，斷然的說：一部偉大成功的作品，倒不如報屁股上的一段什麼歌星舞女的析史值得一般人注意與鑑賞呢？

我常對幾個以寫作而生活的朋友笑着說：「現在的中國，壓根兒也談不到文壇，而是情壇罷了……：那麼，你們也該換換作風，談談情，到月稿費拿進來。不是嗎？……：幾位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作者，是多麼的得意啊！」有人以為：「六十年風水團團轉」不，這完全是現在文藝作品衰頹的景象！

一般荒唐無價值的桃色新聞會引起觀衆的注意；而一部有意義的成功文藝作品，倒低聲噓氣地沒有人來訊問了。文藝衰落頹敗的因素，無疑的是太缺少一班文學家對於×作者的一部文藝作品的介紹和觀後的意見方面。換句話說：祇有作家們在出產着作品，而沒有文學家對於作品有什麼正確的評價和意見，那麼——壓根兒也不能提起一般人對於文學發生趣味。

誰說現在沒有批評家的存在，不是嗎。報事雜誌里，常可以看到×人對於×

×所著的××東西發表出他的意見和評語……這也算是批評嗎？……我可以說這一班自謂批評家的阿狗阿貓對於×篇根本還沒有相當底認識和體味呢？……

筆者在×報上，也發表過一篇「關於批評的話」字句極簡單，雖然不很淋漓透澈，可是還能在有謂範圍內周旋呢！我們翻開文學史來看看，自數千年以來，可以稱得上稱爲文學批評者，寥寥無幾，簡直少得可怕……惟有梁之劉勰，清之章學誠批評頗爲精密卓識無遺。自民國以來雖然有大作家的產生，可是執筆於文學批評的人，實爲稀少，真寥若晨星，可泣可悲也。

觀看西洋各國，關於一部著作出產後，即有正確精密的評語出現，這難怪我國的文壇老是寂寞的像荒墳似的。反過來說：××清唱社××舞廳的歌女舞星，倒常有一般人在大聲地批評着，怎麼怎麼的……而且報章上特別讓出一版來，專寫些女伶們怎麼樣，××戲怎麼樣的東西呢？……

至於批評也有相當的步驟的，決不是胡亂的寫兩句。所謂首先要握住這篇作品的中心思想，作者做這篇東西有什麼用意的存在？並且更明白作者的時代，身世，環境和生活的背景……於是才能談到鑑賞；一部作品的內容怎樣，思想怎樣，結構與表現的方法又怎樣？是否適合客觀化呢？

孫用在關於文學上面雖然曾經說過這麼一句：「文學的一切外說都是無用的，最好的批評不過是老實的「私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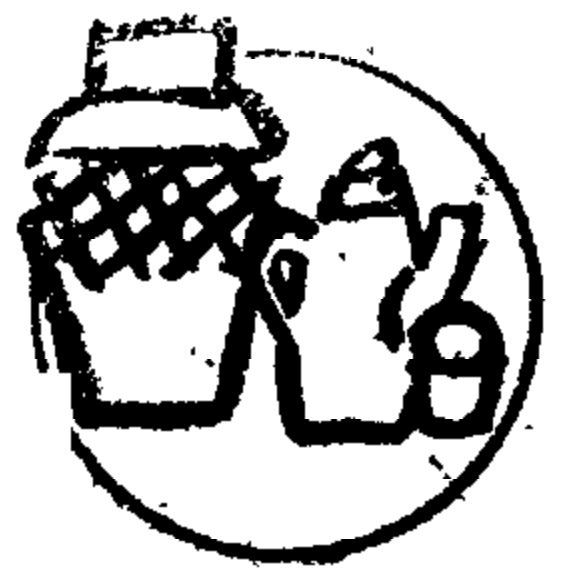
，作家一切的經驗是不相干的，最真切的表白不過顯示了一部分「私人生活」而已。」不過這句話也未免過於說得堅硬些罷了。我相信——一部作品的出產，也須看看時代與環境呢？又適合於客觀否？……判斷是最後的一個步驟，也就是最不易的程序。把該作品完全明白底體味過，再該作品的思想與表現，時代和境遇，全部底瞭解後。然而才可以以純客觀的毫無私見底標準來判斷。經過這樣三個精密的步驟後，於是才可以說所謂評語？——決不是一般在短期間內，可以完成的東西。

文學本來隨着時代的巨輪轉着的，關於私人主觀印象的評語，客觀裁判的分析，評議的論調，都有偏頗的景象的。所以，有一種新的學說成立，就是採取一種「表現的批評」，文章本來是一種藝術的表現，美的表現。莫問其他的一切，祇要觀看這一種作品的表現方法如何，是否完善相當，以表現方式的優劣而來判斷其作品的價值——較前略爲正確些。

以上所述敘的一套話。我想凡是對於文學有點頭緒的朋友，大概都已經明白了的吧。至於中國文壇之所以失敗者：就是作家與批評家的漠不相關，沒有聯係合作的精神，相互蔑視。大有勢不兩立之概了。

這，大概凡是作家與批評家，都能知道作品與批評都互站在一條線上的重要性，不過不去實行罷了。

話也難說，在現代阿狗阿貓也居然做起什麼作家什麼批評家的時候，也許對



# 做人之道

周楞伽

人方式而已。  
然則什麼是做人方式呢？做人方式雖然因人而異，歸納起來却總不外下列三種：第一種是妥協式，第二種是不妥

這年頭，大家都嚷着生活難，其實做人比生活更難。因為人這樣東西，只要橫下心腸

來，是無論如何都可以活下去的，沒有米吃可以吃苞米，沒有苞米吃可以吃麩皮糠，甚至就是草根樹皮也未嘗不可以吃。惟有做人之難，却簡直難似上青天。因為現在社會裏的人品很複雜，有好人，也有壞人，有的人口頭上花言巧語，非常中聽，可是心裏想的却是另外一會事，甚至和口頭上說的根本相反。有的人面孔上一團和氣，可是肚子裏却埋伏着殺機，只要對付得偶然有些不過到，就會在無形中得罪了人，和人結下了怨仇，而自己還一些都不知道。並且人的脾氣各不相同，一句使甲滿意的話，未必能使乙也同樣滿意，有時自以為應酬得面面俱到，可是還有人暗中疑惑你在疏遠他；有時自己明明是一番好意，可是竟會被別人誤會做惡意。真可說：「天下無如做人難！」

做人既是這樣的難，而做人這一門學問，又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學校公開教授，許多經學校裏畢業出來的青年，各種知識學問都具備了一些，惟有做人的道理却完全茫然，只好憑着各自的個性，到社會裏去瞎碰，碰了一次釘子，就多一番做人經驗，等到做八經驗增多了，他原來的個性也完全磨去了，變得能夠順應社會環境了，幾乎沒有一個青年不是從碰釘子而明白怎樣在社會裏做人的，這真是多麼可笑可憐的事！

做人雖然難，不過在懂得做人之道的人，做人倒也不難，做人之難，難在不懂得做人

妥協式，第二種是不妥協式，第三種是取不

什麼叫做妥協式呢？一個人不論言語舉動，都完全磨去稜角，對任何人都毫不得罪，面面俱到，處處圓轉，這就叫做妥協式。什麼叫做不妥協式呢？我有我的主張，我的見解，別人的主張見解和我相同的，就起而贊成，和我相異的，就起而反對，單憑自己的良心說話，不問對方是什麼人，這就叫做不妥協式。什麼叫做最不妥協式呢？找有意見，一定要說個痛快，我駁斥人家，一定要駁得人家體無完膚，不管別人的反應怎樣，這就叫做最不妥協式。

倘若用物象來形容這三種做人方式，那麼可以說第一種是圓形。第二種是刀形，第三種是尖形。就一己的利害而論，自然以第一種做人方式為最合時宜，第二種做人方式在普通人裏面還比較可以行得通，在真不肖難處的人裏面，就有些不合時宜，至於第三種做人方式，只有在好人間還可包容，在普通人中間就覺大感不快，在賢不肖難處的人裏面，那簡直變成茶矢之的，除了失敗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我們做人的方式，到底應該採取那一種呢？依照古人的說法，似乎應該是方的，古人所謂「君子而不同」，所謂「外圓而內方」，都是做人應該方的註腳。

是一味的圓，也不免要被人批評一句太圓滑，一味的尖，更不免要被人批評刻薄，都是使不得的。做人的最上方式，無過於不圓不方不尖，亦圓亦方亦尖，要用方時就方，要用圓時就圓，要用尖時要尖。你說他做人圓，他有時却方起來了，或竟尖起來了；你說他做人尖，他有時却改爲方了，改爲圓了。總之，做人沒有一定的方式，應該圓就圓，應該方就方，應該尖就尖，要使人捉摸不住，像這樣的做人，在社會裏才是千穩萬妥，無論什麼地方都走得通的。

我這樣說，做人也許要說我太理想，到底我們什麼時候做人應該圓，什麼時候做人應該方，什麼時候做人又應該尖呢？這確實是很難回答的，就是老於世故的人，他也不能斷言在某種場合用某種做人方式可以萬無一失。就我個人平時經驗所得，也只能勉強下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尋常交際時候應該圓，因為尋常交際是用情的場所，不宜太刻方正，使學坐無歡。辦理公事時候應該方，因為辦理公事是用理的場所，用時要一五一十，不容假借。辦理交涉時候應該尖，因為辦理交涉是競爭的場所，兵不厭詐，何況尖本來不是詐，出奇制勝，誰都不會反對。

如上述所說，可見做人方式要因地制宜，看事行事。尋常交際而用方，是不善應世，尋常交際而用尖，是刻薄小人。辦理公事而用圓，是腐化份子，辦理公事而用方，是不明大體。辦理交涉而用圓，是老奸巨猾，辦理交涉而用方，不是相形見絀，就是被人輕視。不過人事是很複雜的，有時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時，竟會發生兩種完全不同的現象，需要應用兩種完全不同的做人方式，這時就需要能隨機應變，或者在圓中帶方，或者在尖中帶圓，或者在方中帶尖，然而縱使這樣，也不能使人人都表滿意，所以歸根結底，我仍舊不免要說：「天下無如做人難！」

我們做人的方式也就因之而異，決不能執一，也不能呆板，執一和呆板，都有行不通的地方。一味的方，近乎呆，固然不可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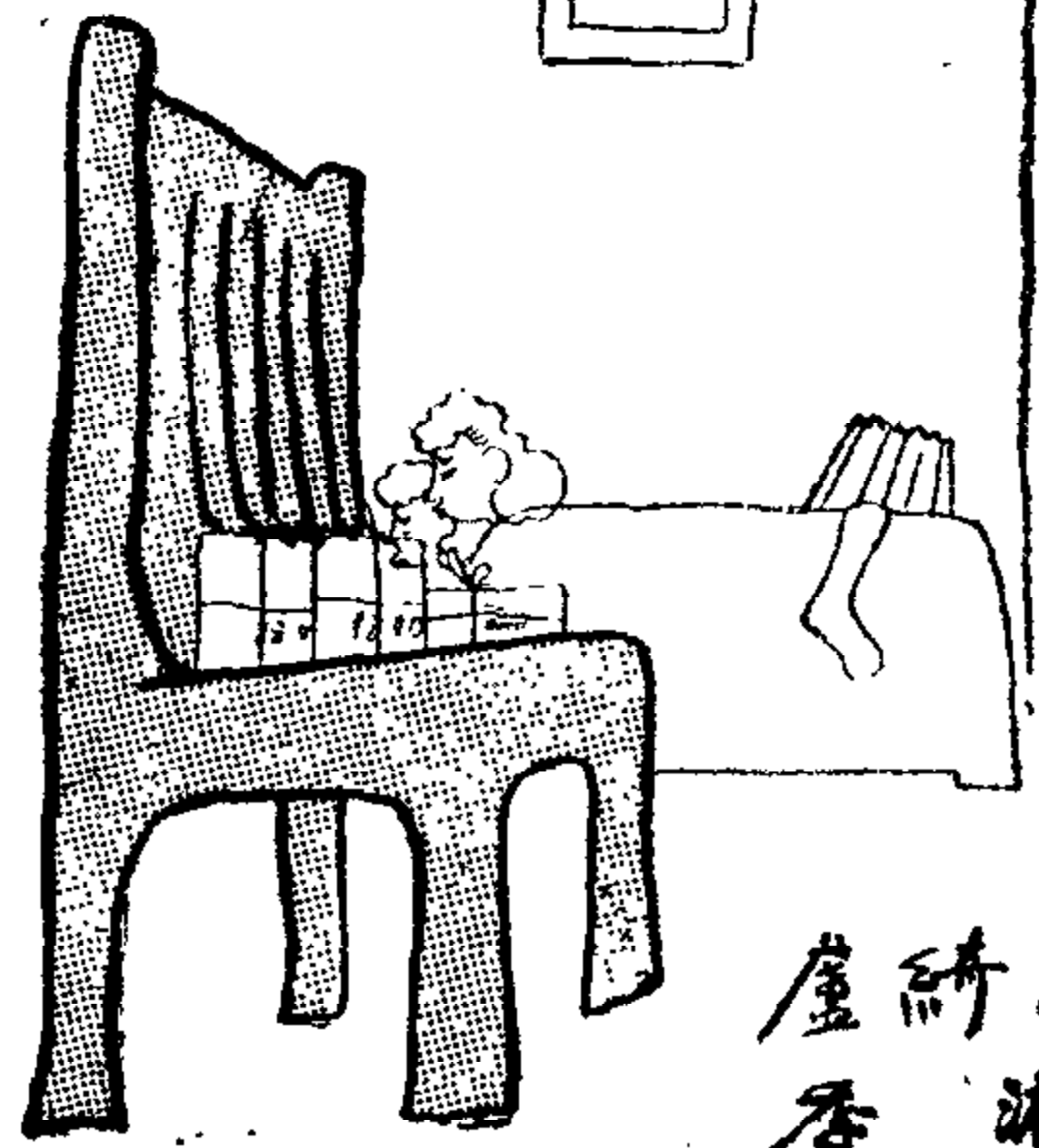
於文藝作品的批評性的重要，還沒有澈透深遠地明白了呢？  
根本不明由文藝批評的重要，當然那兒會知道什麼作品與批評的利害關係呢？真所謂：「Blind men should not judge of colours」。

王爾德 Oscar Wind 曾經不是說過的嗎？「批評能成爲一件美妙的工具」，又「批評能由提綱挈領刪繁舉要而促進文化，批評將笨重的創作淘汰而得其精粹」。美國門肯 H. L. Mencken 說：「一個真正的藝術批評家的職務，就是惹起文藝作品與觀者中間的反應，觀者是未經訓練的，他對於藝術作品不會感動，他眼看著藝術作品不能在軸身上造成什麼可以理解的印象，他若果天然能夠感受藝術作品，那麼就不用着批評了。但如今既有批評家與他接觸的作用了，他使藝術作品對於觀者生活，他使觀者對於藝術作品生活。由這種作用里，使發出所謂了解，所謂鑑賞，所謂理智的欣享等等東西，而這些東西，正是藝術家所欲產生的。」

體味過以上諸家的引言，也許會多知道一點關於批評的見解——作品固然是藝術的表現，而批評不也是同樣的藝術表現嗎？……那麼，作品不能缺少批評，更不可以作家與批評家站在「文人相輕」的周圍里——。

以作品表現的優美完善方面，而下以標準正確的批評，那麼作品的著作者，應誠意赤心的領受着。我想……：在日今的中國文壇，也許會有生氣的？

## 珍珠



盧新蘭作  
香 港

一個多月以後，丹華有一次上我家來，提起瑞已經在醫院裏生了一個孩子。

今天，再也不能懶啦！爲瑞的事，我去了南京路。

到公司裏，揀選一二禮物，以賀瑞的小孩的彌月，除掉驚訝物價的狂漲，和見着更多奇異的裝束外，也沒有什麼感想。最後買了兩瓶奶粉和一條兒童用的沖毛毯子，出了公司的門，跳上洋車，運到瑞的家。在車上付念着，這兩件雖是輕微的東西，却都是實用的；以前聽人說過，鮮牛奶對太小的孩子，是不大適合的，奶粉比較容易消化；而毯子的顏色，是瑞一向所喜歡的天藍，在學校時她就這樣，那麼，一定會非常贊美我的選擇力，而感到喜悅吧！

進入她的臥室，看見她斜靠在床邊，沒有像前兩個月時的豐滿，稍帶些憔悴，眼睛有些微腫，這大概是產後操勞，或失眠的舊病復發，應有的現象。奇怪的是屋裏靜悄悄的，也沒有僕婦來替客斟茶。那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在一個簡單的小家庭裏，突然的添了那樣的累贅，大概在爲嬰孩忙碌，可也沒有聽得一二哭聲。

她淡淡的招呼過我後，一直讓寂靜占有了空間，今天，我來的目的是爲祝賀，當然得把我得意揀選來的禮物說明，然後，再看看他們的結晶——小天使，所以用這樣的話，來打開沉默，那是最好的辦法。拿起兩包東西，從沙發裏站起，走向她的床邊。

「我給你寶寶的兩樣東西

，」我撕去毯子的包皮紙，露出天藍的顏色給她看，說：

「你一定喜歡……」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截住了我的話頭，搶着說：

「不用再提咯，孩子早死了，咳，可憐，臉蛋真像她的姊姊……」

淚滴泉湧似的流下，舊的悲哀，恰好能有一個機會，讓她慢慢的淡忘，可是，而今，新的創痛，更襲上了她的心頭，瑞的命運，何其這樣的乖戾呢？上一次說是母親的營養和攝生不好，可是這次一切都依照着醫生的指示，牛奶，雞蛋，魚肝油，鈣片等等，按時前去受檢，都是正常——這年頭，能這樣，在一萬個孕婦裏能有幾個？——結果，連一個月也沒有活滿，就悄悄的離去了！

剛萌芽的嫩苗，也不願憐孕育者的辛苦與愛戀，就忍心的枯萎了。

憎恨這人世間？

我捧着脫了包紙的毯子和奶粉，呆站在沙發與床的中間，不知是寒冷還是什麼，使我發着輕微的顫抖，倒不是哀弔這逝去的渺小的靈魂，却是不忍親視存在着母親的威容！

她告訴我，孩子是多麼胖，哭聲那樣響亮，吃奶來，那樣有勁，臉蛋圓潤，真像她的

姊姊，然而，在醫院裏死了，一個沒有滿月的嬰孩，怎經得在沒有火的房間裏洗澡，護士們自己的手，凍得紅紅的，還會好好給你看護？祇是照着醫生的吩咐，敷衍着做。那個醫院的規模，也算相當大了，院長也有相當名望，可是私立的，一切都爲着錢。因了經濟

不大寬裕，所以住了二等，那裏知道二等，哼！餓了想拿些餅乾，冷了想添條被，還有更難過的，就是聽見自己小孩在鄰室裏的哭泣，是飢餓？是寒冷？以及不可忍耐的，必要的事；按鈴叫護士，那裏有人來，一天看你幾次，因循的，草率的，把實在不能不做的，辦完了後，就連影兒也沒有了，對大人是這樣，何況是對小孩呢！總之，一切都受着氣，早知這樣，還不如拼了命的，住了頭等。小孩子就是白白的給葬送在這種錯誤裏了！能怪誰呢？是誰的責任呢？

瑞雜亂無章的，帶着嗚咽告訴我一切。

我回到沙發坐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在這九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想像得出，這對親愛的夫婦，是無疑的，把所有的物質與精神，都供獻給了未出世的嬰孩，在米珠薪桂的上海，丈夫賺

着有限的月薪，還會拿出可觀的金錢，遵照醫師的指示，在國戶手裏去買一萬多錢塊一瓶的美國貨魚肝油精，情願自己過着粗茶淡飯的生活。而本來對於裝飾最講究的瑞，非但胭脂口紅，棄絕多時，甚至普通的冷霜，也難得應用，真是一位典型的賢良母親！於此，他們期待的殷切，可見一斑。現在，期待的是殘忍的逝去了，留下的祇是不可捉摸的空虛，冷清清的房間裏，徒留着爲期待所置辦的床褥，那連小孩的影子也沒有觸過的床褥，靜悄悄的安放着。在深夜，在黃昏，倆夫婦黯然相對，數說一二月前還對那未出世的小孩，有着一切的憧憬，於今，能不魂消！那麼她現在所表現的，恐怕還不及她內心十之一罷！可

是我已經受不住這氣壓的襲擊，爲着同情心的驅使，鼻內也深覺到酸辛。

她還告訴我上一次的不幸：「你記得嗎？你剛來上海的時候，那時恰好小蕙病得很厲害，在醫院裏的時候，你不是有一次大雨裏來我家，我跟你冒雨去買藥嗎？」

她咬牙切齒的說：

「藥……藥……仍舊沒有治好我的小蕙啊！……醫院裏說藥買來得太晚……太晚了，

我回到沙發坐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在這九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想像得出，這對親愛的夫婦，是無疑的，把所有的物質與精神，都供獻給了未出世的嬰孩，在米珠薪桂的上海，丈夫賺

「總是有效驗的呵。」

「就是 Sulfathiazol，」頓了一頓又說，一切記憶得那麼清楚。「現在是很好買了，到處都有，做的藥廠也多了，可是兩年……兩年前却不容易呵！不要說外國貨，早已入了囤積者的手裏，就是上海一二廠家的出品，也得要黑市，還得託人，還得講價，還得籌錢，還得……」

「嗚，孩子病着，那能等你呢，這樣……這樣就來不及了。這次，唔，上次說是小孩先天不足，孕婦的營養不好，而這次，這次的小孩這麼胖，我孕着她的時候，身體也是非常好，可是爲了節省一點，住了二等……那知反是弄巧成拙，害了她……」

嗚咽啜泣，逐漸增高，她的思想，是在極端的紊亂與痛苦裏；我找不出適當的話去安慰她。忽然想起，以前一位同學，有過這麼一樁事，就勸她：「你不要太相信醫生和藥了！還記得祝惠芳嗎？那個在生物系裏，戴着深度近視眼睛的祝惠芳？她在學校不是老得優等的？在玻璃瓶裏，水培養草履蟲和阿米巴，都是很有把握的，還想得起？畢業那年，她

友

在一個 Seminar 的會上，特別要拖着我們兩個外行去聽她的演講，並且選用顯微鏡展覽她的成績，說用什麼劑什麼水，培養成功了她的淡水水螅嗎？」

我一口氣說完了這些，嘴裏感到有些乾燥，想呷口茶，可是回頭看小茶几上，並沒有給我酌的茶水，所以輕咳了一聲，繼續說：

「畢業以後，她就和那個醫生結婚了。那麼顯微鏡的，大可整天研究咯。哼，當她第二年生孩子的時候，不是生出來的孩子不會哭的嗎？培養那種怪彘扭的小動物，可以那麼成功，現在又有著醫生的隨時指示，連普通女人都會生的小孩子，輪着她，却做不好了。妻子是生物學專家，丈夫是醫生，生出來的孩子，說是不會哭的。」

我誠心用輕鬆戲謔的口吻，想或許可以引逗她一笑，偷偷的看她，可是她默然，眼睛依舊浮腫的下垂着，似乎正凝視已經失去了期望而不再隆起的腹部在惆悵。

友

孩子死咯，豆腐那麼嫩，那麼軟的初生小孩，經得起你這樣硬壓強搓，連看病的傭人都急咯，說還不如跟她們的老法樣，倘使小孩落地不哭，祇要拍頭稍行向下，在屁股上輕輕三拍，沒有不哇一聲哭出來靈驗如神的。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醫生，醫藥咯，這也許的確是有些注定的命裏的。」

把最後兩句，稍稍的提高了語音。

可是這對於我，實在是違心之論，醫藥，科學，數萬千人的，多少時間的心血與研究，多少次的試驗與修正，難道會都是白白的耗費了嗎？沒有給人類稍微的幸福和幫助嗎？至於祝惠芳的事，也不過是誇大其詞，臨時經我改編的。若說「命運」，那是我敢不相信的命運。命運是欺騙愚人的，命運是給惰懶者自己掩飾的。關於這由自己的雙手造成的。關於這在學校時候，也不知和多少人辯論過，可是我至今還毫不動搖的相信。無論如何社會的現象，和自然界的現象，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前者是由人類的努力或鬆懈，可使其加速或減緩的。我這樣的見解，想她還清楚地記得，現在却擔心她今用我的意思，來反駁

我，那不是要大大地驚一番嗎？雖然我明白的知道她，兩次孩子的夭折總結一句，還是在錢上，倘使能住頭等，再用上日夜班的特別護士，那麼醫院當局，當然會另眼相看，格外的殷勤照顧，決不會爲一些天氣的變遷，而捐去了這幼小的生命，或是像在前二年，及早的買妥了特效藥，不要和商人斤斤交量，那也不至會遲延了。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怎能對她這樣說，重去增加她徒悔無益的悲哀；祇能用一次背心的話來作爲安慰——不如詩人王爾德說的：說謊有時也並不是罪惡，祇要對聽者有些益處。

不過，在這社會，在這制度裏，我却不能不爲這科學，這醫藥，這多少人的時間與心，發出無限的感慨！

我說盡了一切勸慰的言語，甚至用着違背自己良心的論調，可是還沒有見她減去一絲絲的哀愁，所以不能不直捷的向她鼓勵：「你們都很年青，瑞！生育小孩，當然是母親偉大的

我，那不是我大大地驚一番嗎？雖然我明白的知道她，兩次孩子的夭折總結一句，還是在錢上，倘使能住頭等，再用上日夜班的特別護士，那麼醫院當局，當然會另眼相看，格外的殷勤照顧，決不會爲一些天氣的變遷，而捐去了這幼小的生命，或是像在前二年，及早的買妥了特效藥，不要和商人斤斤交量，那也不至會遲延了。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怎能對她這樣說，重去增加她徒悔無益的悲哀；祇能用一次背心的話來作爲安慰——不如詩人王爾德說的：說謊有時也並不是罪惡，祇要對聽者有些益處。

不過，在這社會，在這制度裏，我却不能不爲這科學，這醫藥，這多少人的時間與心，發出無限的感慨！

我說盡了一切勸慰的言語，甚至用着違背自己良心的論調，可是還沒有見她減去一絲絲的哀愁，所以不能不直捷的向她鼓勵：「你們都很年青，瑞！生育小孩，當然是母親偉大的

我，那不是我大大地驚一番嗎？雖然我明白的知道她，兩次孩子的夭折總結一句，還是在錢上，倘使能住頭等，再用上日夜班的特別護士，那麼醫院當局，當然會另眼相看，格外的殷勤照顧，決不會爲一些天氣的變遷，而捐去了這幼小的生命，或是像在前二年，及早的買妥了特效藥，不要和商人斤斤交量，那也不至會遲延了。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怎能對她這樣說，重去增加她徒悔無益的悲哀；祇能用一次背心的話來作爲安慰——不如詩人王爾德說的：說謊有時也並不是罪惡，祇要對聽者有些益處。

日本·滿洲國·中國

#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職責，可是在這動亂的時代裏，我們終究還有一些別的任务呵！不要再把這種沒有方法挽回的遺恨所引起的悲哀，來貽傷了你負着更大使命的身體嗎？

也管不得她的反應了，所以我這樣的說，實在再能說什麼呢？

後來又略坐片刻，我也頹喪的告辭了。

走出里街，一輛風馳電掣的汽車，迎面駛過，帶來使人寒慄的北風，腦子倒覺得清爽得多，像瑞，在這樣的時代與制度裏，那真是太平凡了，正如海邊的貝殼那麼多，不過，還有整千萬的人看她，却像是珍珠般的高貴吧！





# 懸崖

李桂園

「老是陰霾的天，我怕星期日有雨。但無論如何我總等在公園裏，反正大家都穿着雨衣好了。」——賢卿

鳳雲翻來覆去地唸過了信，便倒退到沙發裏坐下了。她本是個活潑無邪的少女，但自賢卿做了她對窗鄰居以後，竟使她生活上起了這樣大的波動！每當賢卿那位好興緻的太太邀請了一班女友們在又麻將的時候，一陣陣的哈哈大笑常使鳳雲的書也唸不下去了，於是索性丟開了書本，走到窗前去張望一會兒，她有時也望見賢卿：孤寂地依在窗口吸捲烟，把一口一口青色的煙霧噴出來，直向天井的空間消失去。後來大家麻熟了，鳳雲也時

常選定一個清靜的日子過去坐坐，因為鳳雲是喜歡清靜的。另外一個原因使鳳雲定要在太太「休戰」的日子去拜訪，乃是她又怕奚落：因為鳳雲既不喜「觀戰」，太太也無暇來跟她瞎談，她便難堪了。而尤其當賢卿假使也在家的時候，她就更怕：因為賢卿老是冷冷地坐在一角裏吸烟，似招呼非招呼地回她笑笑，此後便浸在沉默裏。鳳雲覺得在這樣一位男主人面前作客真是連呼吸也困難了！她常常在想：「好一對不相稱的夫妻啊！」

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鳳雲發現對窗並無麻將的拍拍聲，她又過來彈着賢卿家的門，門開了，却只見賢卿立在門口

，恭恭敬敬地向她鞠着躬，並且說：「請進來坐坐吧！」

「徐太太呢？」

「她出去了。」賢卿依舊側立在門邊。

賢卿的左手一揚，右手又把門開大了些。鳳雲覺得齷齪了，很想回頭便跑，但又怕人家笑話她，只好進去了。

鳳雲坐定後，賢卿便跑到後樓去喊娘姨，聽聽回音沒有，便自己給鳳雲倒了一杯茶，笑嘻嘻地說：「請喝茶！」

鳳雲像發現了一個奇跡似的，呼吸也並不困難了，「原來他也是一個有禮貌的人啦！」她想。

而賢卿的銳利的目光又在向她射來：「我是第一次招待金小姐，以前有許多失禮的地方吧？」

「這倒並不……」

但鳳雲的心裏真在奇怪：他猜得多準！

「一個人孤獨慣了，連木來的性格也起了變化。這我自己也感覺到，更何況是別人！」

鳳雲無從回答他。她欣賞着牆上掛着的結婚照，跟他們那個剛滿周歲的胖兒子的照片：這樣的一個男人，還是孤獨！那末……鳳雲認爲賢卿的話

，難懂到極點了。

然而賢卿說過後，也懶得再詳解。他的高個子自管自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忽然又換了一個話題道：「金小姐想來也不喜歡搓麻將吧？」

「是的，我一點不會搓！」

「那也難怪金小姐每次來，是揀內人不搓麻將的日子。」

他怎麼又看得這樣細心呢？許是他的太太偶然告訴他的吧？但她立刻又否定了這個假設，因為賢卿又繼續道：「半年以來，我一共在家裏遇見你七次，而只有第一次剛巧有人在搓麻將！」

鳳雲的臉，覺得有點熱了。現在，似乎一切都被他猜得很透。並且連相遇的次數他也記得清楚，爲什麼呢？

她的心起了一陣劇烈跳動。一星期後，鳳雲接到了一封信，具名是「一個孤獨的人」，信是這樣寫着：

「天下本有許多事，是不能以理由來解說的——就像這封信。」

我是誰，那也無需細說。我是一個在咫尺之間時時關心你的人——關心，那是不傷大雅的吧？

我有一個請求：便是要你也關心我。你能分一點

友誼給我，我是已經滿足了……」

「分一點友誼給我」，那末他是連鳳雲有多少朋友也「關心」到了——鳳雲原也有幾個異性的朋友：像小范，人過於漂亮些，像李平，又太熱情。賢卿便是他們兩人的中和，他又有另外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使鳳雲赴了他好幾次的約，直到現在。

現在，又是赴約的時候了，去不去呢？鳳雲掀開了窗簾一望，果然不出賢卿信上所料：窗外正下着毛毛細雨。

雨天的公園是靜穆的。廣大的草地，密密的樹蔭，好像單爲他們兩人而創設着，賢卿老是這種朦朧的性格，他站在鳳雲前面，又彷彿他立得遠遠地，眼睛裏是一片霧，一個謎。

鳳雲穿着鵝黃透明的雨衣，而賢卿的却是一抹青灰：用雨衣的顏色來比喻他的人，是再適當不過的。

他握着她的手：「你歡喜雨天的公園嗎？」

「……你呢？」

「我十分喜歡。」

「爲什麼？」

「因爲雨天使一切凡夫俗子都躲起來了。」

「你是個逃避現實的人。」

「並不，我是一個最講實際

的人。比方說，我現在正有一個企圖。」

賢卿的笑裏帶着神秘性。他隨身在一隻長椅子上坐下，鳳雲也跟着坐下來，雨絲打濕了她長長的睫毛，也無心去掠一掠，連忙問：

「什麼企圖？」  
「想組織一個家庭。」  
他噴了一口捲煙，悠閒地。

「一個家庭？你現在不是有了一個嗎？」

「是我太太的家，不是我的，我要我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又怎樣呢？」

鳳雲便愛聽這種難懂的話，聽懂了她就高興，可是現在還不懂，所以還是要問下去。

「自己的家，」賢卿把煙頭拋向路旁的水潭裏去，說：「要有我自己的存在……」

但他又轉向了鳳雲，換了哀傷的調子道：

「鳳雲，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痛苦，太太視同沒有我這人似的，隨我來去都好。她在家裏並不關心我，她關心的是她的麻將牌，跟那些狂笑不羈的女友們。但是我是喜歡清靜的。」

「是的，你是喜歡清靜的，」鳳雲順着說，她本來想說：「你是像你身上的雨衣！」但她又問：

「那麼，你不能勸她嗎？」  
「爲了免去無謂的爭執，我不想勸她！」

「你不愛她嗎？」  
鳳雲也覺得這句話是多餘的，並且還帶幾分殘忍心：一個明知正在愛着自己的有婦之夫，在訴說他太太的劣點……

只聽見賢卿急忙回答道：  
「我想我簡直不愛——我從前也是錯愛了她！」

「從前！」她想，「那末從前他們是相愛過的了。從前，他也曾用他的手，握住了他太太的，正同現在握着自己的一樣；從前，他也用難懂的句子向他的太太談論，正同他現在向自己談論的一樣。從前……」

「從前」使她起了無名的妒火。雖然她又想到了將來，將來又怎樣呢？他這個「企圖」的配角十之八九也許將是她。

她低下了頭，面孔又紅了起來，心又起着劇烈的跳動了。

但是，鳳雲本能地在眼前映出了一幅慘痛的畫面：一個被遺棄的太太和她的孩子。並且他們從前是相愛過的，現在只單單爲了麻將牌跟狂笑的女友們……那是太殘酷了。她的被

握着的手發着抖了，她不忍去想這幅畫面，這是每個女人都有可能去嘗試：賢卿的太太，

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女人，更連她自己也彷彿在內。

她呆呆地望着賢卿的眼睛：一片霧！一個謎！她很想痛哭一番。忽然覺得自己的腰肢被一種強大的壓力包圍着，聽見一種異樣的聲音在向她說話：

「鳳雲，請你救救我吧。我相信我們倆是很相像的，比方說，我們大家都喜歡雨天的公園，也同樣歡喜清靜。鳳雲請你救救我吧！」

「是的，我應該救你，也救我自己，也救……」

不待她說完，在她冰涼的嘴上，竟多了一張火熱的嘴了。毛毛細雨已經停止，他倆默默地走出了公園。賢卿爲了另外有事，鳳雲便一個人回去了。

晚上，賢卿歸來，却意外地發現今天的太太很「嫺雅」，在理家中既無麻將又無女友，她是應該打瞌睡的，但今天她靜靜地坐在搖椅裏結絨線衣，

見了賢卿，連忙笑着迎接道：「你回家了？可吃過了晚飯沒有？」

一面替他脫去了那件雨衣，一面又搓了一把毛巾給他。接着又似笑非笑地說：

「對窗的那位金小姐，人倒是挺好的，我們向來却很少注意她！」

「金小姐？你怎麼知道她人好呢？」賢卿喝着茶，滿心想裝得「自然」一點。

「她今天下午到這裏來談了許多話，還談起你呢！」

「談起我？」  
「談起你的一個秘密。」太太含有深意地笑着。

「一個秘密？是她……」賢卿無論如何也難以「自然」了，但太太趕緊搶着說：

「你不要大驚小怪好嗎？反正我也不放在心上，一切都是我不好——我可以原諒你。她說的是今天下午在公園門口，看見你一個女學生模樣的人在一起。」

賢卿不禁深深舒了口氣，隨手把那條毛巾在額上胡亂地揩着——他疑心太太也許是預定到他是這樣揩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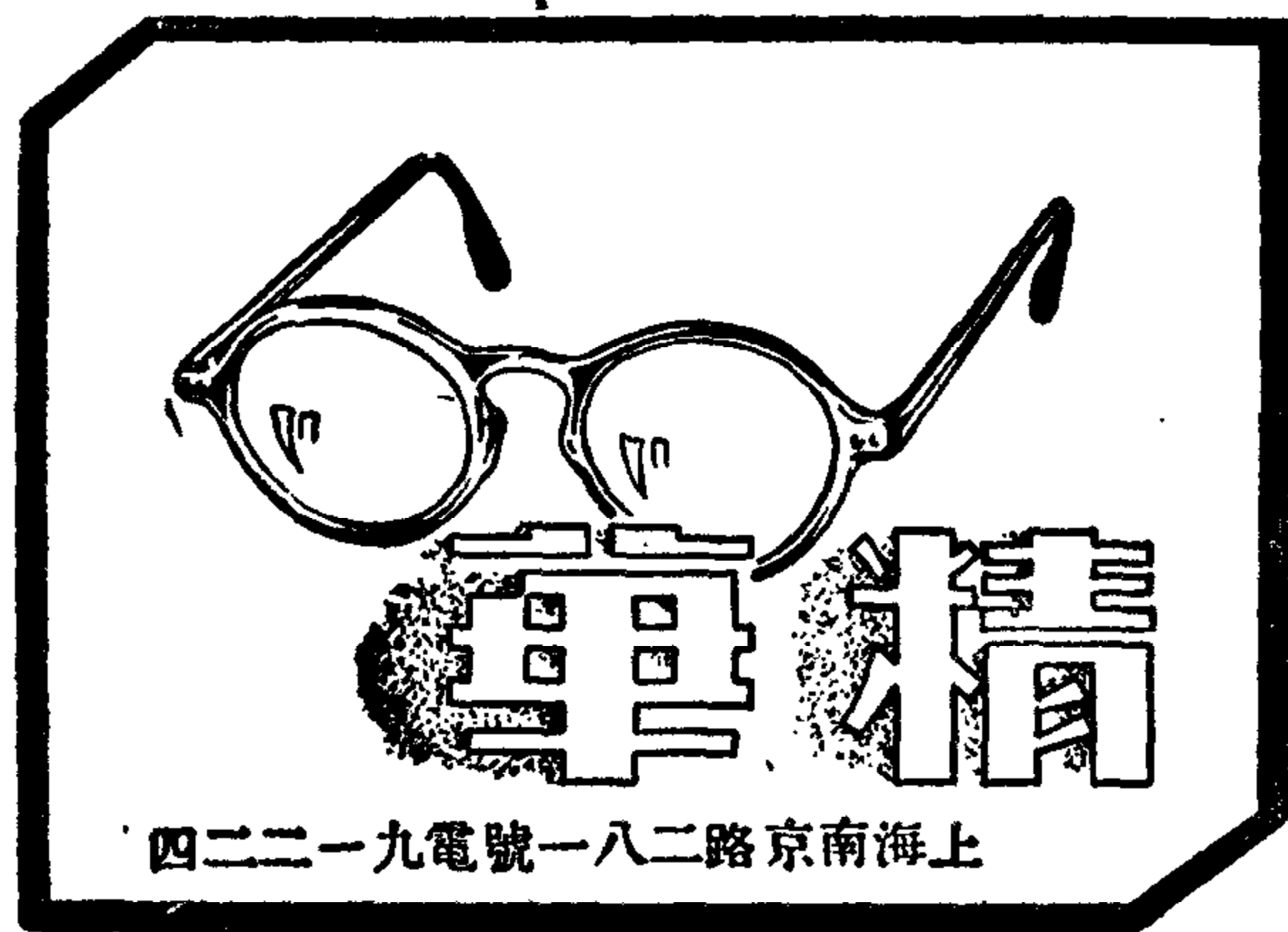
「後來，」太太說：「金小姐還大大地勸了我一番，叫我絕對不要同你爭吵，並且還指示我許多做人之道——那便是說，做人之道。真的，以後我決不再搓麻將了，我一定十分關

心你！」太太替丈夫脫去了濕淋淋的皮鞋，換上了一雙拖鞋後，又繼續佩服似地說：

「想不到像金小姐這樣的女孩子家，却懂得這樣多！賢卿，以前種種你可原諒我嗎？」賢卿帶着無窮的感慨，呆望着天井對面，照在窗帘上的一縷燈光：

「哦，當然原諒的……後來，她又說些什麼呢？」

「後來她不說什麼。只抱着我們囡囡，接二連三地吻着他的小嘴唇，說是這孩子生得可真像他的爸爸！」



# 探親記

(2)

季且濞圖作



「帶們不要談已往，已往有什麼留戀的。」

「將來我又有什麼？」

「現在你的經濟上有困難嗎？」

振雄點點頭，隨即嘆了一聲。明香道：

「你現在心裏究竟想些什麼？」

「我現在想的就是你。」

明香笑起來道：

「你這人也太愚笨了些。現在不是我想你的時候。你的老太太還病在牀上，你的經濟狀況……」

「確實是不好的。」

「你想不想找點事做？」

「當然想。」

「你寫封信給我，我看你的國文是很好的。我爸爸想找個起稿的人，要不要我替你說說。」

「那我當然是很感激的。」

「可不許提愛你愛我的話。」

「決不！」

「信，你明天寄給我。還有，倘使你事情成功的話，你可不能說你是被學校除名的。我爸爸最不喜歡，知道嗎？」

「自然，信我今晚決計寫。」

「那我去了！」

「我送你一程。」

「天還在下雨。」

「我去拿一把傘來。」

明香小姐真是被這一點真誠的愛迷住了。她真的站在那裏等他去拿傘。她覺

創振雄是個實人，雖然在學校裏做不討實的事。

「雨天情侶」這一幕，是相當膩的，他們同在一張傘下，彼此交談着，忘記了母病，忘記了天雨。明香小姐告訴振雄，她父親是做經理的，而且事業還不止在一地。他喜歡誠實。誠實的最易受人尊敬。振雄告訴她入學種種的困難。而全是爲了她。

如果我們走到明香小姐父親的經理室，必定能看見他是笑容滿面的，他被明香小姐說服了。他看中了這位青年，看中的乃是由他那封自薦的信，如今在他手中拿着。他自己說：

「如果他能就這裏的事，起稿是不成問題的。」

他一逕的想着，終於把振雄想來了。也許因爲他想的過分，振雄一進門來就給了他很好的印象。他從頭到尾的看他看了好幾遍。結果說道：

「你的字正像你的人。你的文也像你的人。你是小女明香的同學？」

「是的！」

「爲什麼不讀下去？」

「因爲家境清寒，無以爲生。」

「不錯！你信裏也是這樣的寫着。讀書是一條路，做事也是一條路，路路有困難可是路路皆通！」

他哈哈的笑了一陣。接着說：

「你就在我這裏試試。」

爸爸這一聲試試，產生兩重結果。這不單是使振雄得着了事，生活可以安定

明香對他的感情，却跟着熱烈起來，她把爸爸答應振雄的事，當作愛振雄的表示。

在某星期日的早晨。振雄買了一點東西送給明香。走到明香家的門口。明香正從裏面走出來。她說：

「買東西。送給誰的。」

「送給你！」

「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有事嗎？」

明香笑着搖搖頭。半天，突然地笑道

「到公園裏去。」

「有約會？」

「也許！你也去吧！」

「我去，恐怕不便。」

「你手中不是有吃的東西。大家吃吃也很有趣。」

振雄頗覺得爲難了。他不知道她究竟約的什麼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可是明香已將人力車叫好。自己跳上去，振雄於是也就不得不跟隨了。

他們一同來到了公園門口。明香一逕是活潑的。振雄一逕是癡呆的。他趕不上明香那樣敏捷地付了車資，又趕不上人，站在那裏，癡呆地拿着吃的東西。他們進了園門，明香笑着說：

「現在你的領帶也齊整了，衣服也齊整了。頭髮也光亮了。」

「這都是靠着你的。」

「靠着？是自己打的領帶，又不是我打的。」

## 四 心的試探

「你現在想的就是你。」

明香笑起來道：

「你這人也太愚笨了些。現在不是我想你的時候。你的老太太還病在牀上，你的經濟狀況……」

「確實是不好的。」

「你想不想找點事做？」

「當然想。」

「你寫封信給我，我看你的國文是很好的。我爸爸想找個起稿的人，要不要我替你說說。」

「那我當然是很感激的。」

「可不許提愛你愛我的話。」

「決不！」

「信，你明天寄給我。還有，倘使你事情成功的話，你可不能說你是被學校除名的。我爸爸最不喜歡，知道嗎？」

「自然，信我今晚決計寫。」

「那我去了！」

「我送你一程。」

「天還在下雨。」

「我去拿一把傘來。」

明香小姐真是被這一點真誠的愛迷住了。她真的站在那裏等他去拿傘。她覺

創振雄是個實人，雖然在學校裏做不討實的事。

「雨天情侶」這一幕，是相當膩的，他們同在一張傘下，彼此交談着，忘記了母病，忘記了天雨。明香小姐告訴振雄，她父親是做經理的，而且事業還不止在一地。他喜歡誠實。誠實的最易受人尊敬。振雄告訴她入學種種的困難。而全是爲了她。

如果我們走到明香小姐父親的經理室，必定能看見他是笑容滿面的，他被明香小姐說服了。他看中了這位青年，看中的乃是由他那封自薦的信，如今在他手中拿着。他自己說：

「如果他能就這裏的事，起稿是不成問題的。」

他一逕的想着，終於把振雄想來了。也許因爲他想的過分，振雄一進門來就給了他很好的印象。他從頭到尾的看他看了好幾遍。結果說道：

「你的字正像你的人。你的文也像你的人。你是小女明香的同學？」

「是的！」

「爲什麼不讀下去？」

「因爲家境清寒，無以爲生。」

「不錯！你信裏也是這樣的寫着。讀書是一條路，做事也是一條路，路路有困難可是路路皆通！」

他哈哈的笑了一陣。接着說：

「你就在我這裏試試。」

爸爸這一聲試試，產生兩重結果。這不單是使振雄得着了事，生活可以安定

明香對他的感情，却跟着熱烈起來，她把爸爸答應振雄的事，當作愛振雄的表示。

在某星期日的早晨。振雄買了一點東西送給明香。走到明香家的門口。明香正從裏面走出來。她說：

「買東西。送給誰的。」

「送給你！」

「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有事嗎？」

明香笑着搖搖頭。半天，突然地笑道

「到公園裏去。」

「有約會？」

「也許！你也去吧！」

「我去，恐怕不便。」

「你手中不是有吃的東西。大家吃吃也很有趣。」

振雄頗覺得爲難了。他不知道她究竟約的什麼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可是明香已將人力車叫好。自己跳上去，振雄於是也就不得不跟隨了。

他們一同來到了公園門口。明香一逕是活潑的。振雄一逕是癡呆的。他趕不上明香那樣敏捷地付了車資，又趕不上人，站在那裏，癡呆地拿着吃的東西。他們進了園門，明香笑着說：

「現在你的領帶也齊整了，衣服也齊整了。頭髮也光亮了。」

「這都是靠着你的。」

「靠着？是自己打的領帶，又不是我打的。」

明香對他的感情，却跟着熱烈起來，她把爸爸答應振雄的事，當作愛振雄的表示。

在某星期日的早晨。振雄買了一點東西送給明香。走到明香家的門口。明香正從裏面走出來。她說：

「買東西。送給誰的。」

「送給你！」

「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有事嗎？」

明香笑着搖搖頭。半天，突然地笑道

「到公園裏去。」

「有約會？」

「也許！你也去吧！」

「我去，恐怕不便。」

「你手中不是有吃的東西。大家吃吃也很有趣。」

振雄頗覺得爲難了。他不知道她究竟約的什麼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可是明香已將人力車叫好。自己跳上去，振雄於是也就不得不跟隨了。

他們一同來到了公園門口。明香一逕是活潑的。振雄一逕是癡呆的。他趕不上明香那樣敏捷地付了車資，又趕不上人，站在那裏，癡呆地拿着吃的東西。他們進了園門，明香笑着說：

「現在你的領帶也齊整了，衣服也齊整了。頭髮也光亮了。」

「這都是靠着你的。」

「靠着？是自己打的領帶，又不是我打的。」

明香對他的感情，却跟着熱烈起來，她把爸爸答應振雄的事，當作愛振雄的表示。

在某星期日的早晨。振雄買了一點東西送給明香。走到明香家的門口。明香正從裏面走出來。她說：

「買東西。送給誰的。」

「送給你！」

「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有事嗎？」

明香笑着搖搖頭。半天，突然地笑道

「到公園裏去。」

「有約會？」

「也許！你也去吧！」

「我去，恐怕不便。」

「你手中不是有吃的東西。大家吃吃也很有趣。」

振雄頗覺得爲難了。他不知道她究竟約的什麼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可是明香已將人力車叫好。自己跳上去，振雄於是也就不得不跟隨了。

他們一同來到了公園門口。明香一逕是活潑的。振雄一逕是癡呆的。他趕不上明香那樣敏捷地付了車資，又趕不上人，站在那裏，癡呆地拿着吃的東西。他們進了園門，明香笑着說：

「現在你的領帶也齊整了，衣服也齊整了。頭髮也光亮了。」

「這都是靠着你的。」

「靠着？是自己打的領帶，又不是我打的。」

明香對他的感情，却跟着熱烈起來，她把爸爸答應振雄的事，當作愛振雄的表示。

在某星期日的早晨。振雄買了一點東西送給明香。走到明香家的門口。明香正從裏面走出來。她說：

「買東西。送給誰的。」

「送給你！」

「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有事嗎？」

明香笑着搖搖頭。半天，突然地笑道

「到公園裏去。」

「有約會？」

「也許！你也去吧！」

「我去，恐怕不便。」

「你手中不是有吃的東西。大家吃吃也很有趣。」

振雄頗覺得爲難了。他不知道她究竟約的什麼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可是明香已將人力車叫好。自己跳上去，振雄於是也就不得不跟隨了。

他們一同來到了公園門口。明香一逕是活潑的。振雄一逕是癡呆的。他趕不上明香那樣敏捷地付了車資，又趕不上人，站在那裏，癡呆地拿着吃的東西。他們進了園門，明香笑着說：

「現在你的領帶也齊整了，衣服也齊整了。頭髮也光亮了。」

「這都是靠着你的。」

「靠着？是自己打的領帶，又不是我打的。」

「可是你會教過我在腿上打領帶。」  
明香嘻嘻地笑着。他問：

「你約的人到底是誰？」

「真是奇怪，你怎好問這句話？」

「是男人還是女人？」

「你真是越問越奇怪了。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你難道捨不得這些點心給第三個人吃？」明香一逕地笑着。振雄有點急。

「費小姐，我是個老實人。」

「老實人？」

他們已經找着一個樹蔭坐下來了。

振雄仍是癡呆地。明香已把點心打開

。她自己吃了一塊。說道：

「你怎麼不吃，難道真是送給我吃的？」

「我心裏有許多話要想向你說，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

「許多話？揀兩句重要的說吧！」

「其實重要的只有一句。」

「一句？」

「就是我愛你。」

「愛我？你以前不是說過的。況且，因為愛我的緣故，已經愛出禍事來了。」

「這個我要借一句普通的話說，就是爲了你，我一切都可以犧牲。」

「你是一個老實人？」

「我真是老實的。」

可是說過了之後，他自己又有點懷疑。接着問：

「你說我老實，是不是因爲知道你有約，還跟你到公園裏來？」

「那是我叫你來的。」

振雄悶沉沉地想了半天，終於說道：「今天上午我還有一點事。我原是把東西送到你府上就去的。如今……」

「如今東西已經送給了我，可以去了，是不是？」

「是！」

振雄真的預備要走，明香倒有點氣了。在她看，戀愛的話說出來，不能這樣直率的。先前必定要有些戀愛手段，那才是最賞心悅目的。她很愛振雄，但她期望這賞心悅目的事，實在太殷切了。她覺得振雄不能達到她的企求。

她挾着一團期望，憤恨的心。望着振雄走開去。雖然期望的心好幾次戰勝了憤恨，她終於不肯把他叫回來。結果是振雄走了，一切都變成無聊，她丟下了東西，起身就走出園門。

振雄是不是真的有事呢？他不但沒有事，並且沒有出園。他的目標是在躲避明香的視線，看她到底來一個什麼樣的朋友而已。

如今明香起身走了。他由注意朋友上改成了注意地上丟棄的點心。這點心是他籌謀了好幾天，精心選擇的。結果只丟在地上，他心中就覺得十分的難過。

他四周望了望已經看不見明香，他便跑到點心的面前去。拿起那盒點心。仔細的看了看，不覺失意的嘆了一聲道：

「這一段婚姻，大約是無望的了。看她是沒有心於我的，沒有心！」

他坐在草地，把盒中點心吃一個乾淨。

明香出了園門，便雇車回了家。後母看見她，便道：

「你不是說出去買東西的嗎？手中怎麼沒有東西？」  
她失意的答道：  
「那東西我看了又看，真沒有一處中我的意。」  
「大姐又到我們家裏來了喇！」  
「她來了嗎？現在在那兒。」  
明香說時藏了十分的快慰，大姐便從屏後轉出來了。  
到底剛做新娘的人不同。如今她穿的是真花綠綠。就是一個臉，也化裝的比較以前漂亮。頭髮也做成好看的式樣了。  
「大姐，你真的在我們家裏再做下去嗎？」後母道：  
「不！就是她肯，我們也不能留她。她是新婚。」大姐笑道：  
「我是到此地來買些東西，順便來看看太太小姐。」  
「好！我明天陪你去，你可以在這兒住幾天？」  
「最多一天。明天我要到我姑媽那兒去。」  
「住在我房裏，晚上我們可以盡量談一談。」  
說着兩個人就一同笑着回了房。爸爸也在這時從外面走進來了。一進來就問媽：  
「我叫你向明香說的那頭親事怎麼樣？」  
「還沒有向她說。」  
「爲什麼不說？」  
「她喜歡的是振雄！」  
「振雄這孩子，倒是誠實的。不

過家裏沒有錢。我問他，爲什麼不讀下去？他說：家裏清寒，無以爲生。你想明香在我們這兒嬌生慣養的，那窮日子怎能過得下？」

「只要誠實，怎會沒有前途？」

「前途？在我手下起起稿，就會有前途嗎？那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況且，明香結婚，總得擺個場面。不能說叫我一個人拿錢去擺場面，擺過了場面女兒就開始受苦，人家豈不要笑我了。」

後母沒有響，爸爸的興趣更是高昂了。他說：

「要是嫁結姓烏的話，不單是有錢，而且還有勢。這個世道，有錢無勢是不行的。我雖然有幾個錢，並沒勢。沒有

家庭必備之外科治療劑

**大 公 大**

**膏**

上海鐘淵大公製藥廠

總經理 亞東公司

「要是嫁結姓烏的話，不單是有錢，而且還有勢。這個世道，有錢無勢是不行的。我雖然有幾個錢，並沒勢。沒有

勢就有受欺侮的危險。好比我在碧城開的那個舖子，中間糾紛，倘使我有勢力的話，所有的麻煩，老早就解決了。但是我沒有，費盡了錢，託盡了人，弄得滿頭大汗，還是沒有解決。再過兩天倒又要去了。」

說着他嘆了一聲。  
後母仍沒有響。她走進去把相片拿了出來說：

「你叫我把這照片給明香看？」  
「是呵！」

「一看保管就完了。這張照片上的相貌，那裏好和振雄比？你自己再看看吧。」

她把照片遞給了爸爸。爸爸坐下來看着，半天也沒有說話。從他的面容看，大概他心裏有許多的矛盾之點。他想了半天，終於向她說：

「讓我自己來和她說吧！」

### 五 粗糙的戀愛

當晚，爸爸挾着一肚子氣，在房裏自斟自飲着。後母走了過來。說：

「今晚你對明香，言語似乎太重了一些。」

「做爸爸的話說到這種地步，也算到了盡頭，她還是拗着。」

「你不該把她的課本燒掉。」  
「爲什麼？課本是我的錢買的。那些什麼自由呵，不嫁呵，都是學校裏教出來的。如今把它毀掉，看她去讀什麼！從此以後，學校也不要進了。書也不要唸了。她喜歡振雄，替振雄找事。幸虧振雄就在我的面前，難道我少不了這個

起稿的人？他沒有來的時候，我怎麼過的？」

「女兒是人家的人，隨便她嫁給誰，我們又何必這樣認真。」  
「如意的算盤決不能讓她打成功。」  
爸爸一邊這樣說，明香在房裏也是這樣說。她向大姐流着淚道：

「這如意的算盤決不能讓他打成功。」

「也是的。老爺不該把課本燒掉。結

「我家？我擔不了。」  
「這不過是說說玩的罷了。我有我的去處。」

「是不是到……」  
「到什麼地方？」  
「到……小姐，你自有你心愛的人。」

「你怎麼會知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

「我並沒有。不過……我索興告訴你



「他不過是拿不許我唸書來要挾我。我爲了要唸書就嫁給姓烏的，社會上根本沒有這件事。」

「恐怕老爺硬要叫我嫁。」  
「硬要叫我嫁，那我就只好逃走了。」

「逃走？小姐，這不是一件容易事。逃到什麼地方去？」  
「我逃到你家裏去。」

「小姐，這你不應該。」  
「他這個人太老實了。」  
「老實不是壞的事情。」  
「對呵！不過我逞了我一時的意氣。」

「他現在？」

「我現在？」

「還是在我爸爸那兒做事。」  
大姐楞楞地半天都沒有響。

「你想什麼？」  
「想小姐的事很難？」  
「是嗎？」  
「小姐如果對余先生太好了，老爺必定不喜歡。太淡了，那又怎樣去連結這段愛情？」

「我懊悔我對他太冷淡了！」  
明香說時眼淚止不住流下來。

兩人相對默然好久，時鐘已鳴十一下了。

第二天的早晨，實在是個可恨的早晨。明香沒有進學校。明香的爸爸，却挾着昨晚的憤恨，開始對振雄的稿件作百般的挑剔了。

在他開始第一次挑剔的時候。振雄挾着一片怒意。第二次，他想起昨天公園裏情景。第三次，他認這是父女同心和他爲難。他很簡單地向明香的爸爸說：

「這種事做不下。」

「做不下？」明香的爸爸冷笑了一聲，接着說：  
「大概你是另有高就，有高就不要緊，我這裏也不是沒有人做你這份事，你就去罷！」

「振雄去了。他是抱着百般不快意的情緒去的。他不僅是戀愛事業兩方面受有大的刺激，而且他家鄉的事，也有種種麻煩。母親是剛從病榻起來的。他說：

「媽！我們回鄉吧，這裏真不是久居的地方。」

「你的事？」  
「我的事已經沒有了。」

「是你自己不要做。」

「不是，人家不要我做。我現在完全明白，婚姻這件事，不是人力所能造成，也不是憑着一時理想計劃可以達到目的。」

「我說你所喜歡的那個費小姐家裏太有錢。」

「有錢的人當然不是壞人，而他們却不好。」

「不好？她還替你找過事？」

「這不是替我找事，是叫我硬做一場惡夢。總之，她是無心於我的，還不是怕我添加了她的麻煩。便把我的事給取消了。」

「你當然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對待你。」

「我的進學校是爲了她。做事也是爲了她，我既不能得着她，還做什麼事？」

「那麼是你願意自己辭職的。」

「是我自己。」

「那你以後……」

「跟媽一道回鄉。過一種平淡的生活吧！」

「平淡？」媽媽望着他。他道：

「我知道也有麻煩。但我們不能怕麻煩，看着自己的利益，給別人奪了去。」

在明香的那一方面呢，她聽見爸爸辭退振雄的消息，便急急地跑到振雄那裏去。她並沒有遇見振雄，只遇見振雄的母親。她對她原是不高興，並不告訴她要回鄉的消息。只叫她明天來。所謂明天，他們母子早已上了火車了。明香在第二次找振雄的時節，自然是

有無上的驚訝，而她爸爸那一面對於烏家的事又在積極進行。明香便在極度的慌亂下去找方執中，得着振雄家鄉的地址，便一毫不加思索也乘火車去找振雄了。

這是非常浮燥的舉動，明香竟憑着一時的情感做出來。當她到了車站，坐下來等車的時候，她感到自己的舉動過於荒唐了。她想着：

「這件事做的不對。」

她急急忙忙出車站叫車回去。恰巧就遇見她那照相簿上的多年不見的朋友。

「明香！我們好久不見，你到什麼地方去？」

她想說旅行，但是話說到嘴邊，就縮了回去。忙改口道：

「我到甲埠去看個朋友。」

「我說你是去找朋友還差不多。要是去旅行，這不是旅行的季節，甲埠更沒有風景的所在，況且你又是一個人。」

「你到什麼地方？」

「甲埠呵！那裏我辦了一所小學。記得以前我告訴過你。」

「我倒忘記了。你在甲埠有個學校。你這次是回家？」

「不，我是來接洽一個教員的。」

「教員？」

「是，教員却並沒有接洽好。因爲這是學期的中間。」

明香想了想道：

「你看我能不能做？」

「你當然能。」

「那就讓我試試。」

「你是向我說着玩的吧！你現在不是在唸書。」

「書已經不唸了。我老實告訴你，我爸爸要替我許配人家。我……」

「你自然有你自己心愛的人，是不是？」

明香沒有響。

「我更知道你所愛的人是在甲埠。」

「如果你能允許我在你學校裏代課的話，那我住所的問題可以解決。同時我有困難，還有你可以問問。」

「好，就這麼辦！你事辦完了要走的話，我就自己代。我原是預備自己代的，不想遇着你。」

火車的汽笛已經響了。她們就此上了車。

### 六一對戀人兩位母親

親

明香教了一星期的書。對於這個鄉村小學也感到很大的興趣。這位女校長，特別爲她收拾了一間房。並在她兩個人的計議之下，決計寫封信給余振雄，讓他來找明香。

振雄來的時候，明香就在自己這間房裏和他相會的。她預備了一些粗點心，燒了一壺茶。作爲報答他在公園中的盛意。

茶和點心都弄齊整了。明香自己也坐下了。坐下來她就想到一切經過。她坐在那裏盡情的哭着。振雄道：「我是個老實人，你叫我走我就走，你叫我來我就來。」

「誰叫你走的？」

「不是你和你的爸爸叫我走的嗎？當然，我這份事也是你替我找的。替我找的人也可以把我回掉。」

「你真是太冤枉人了。」

她嗚嗚地哭着。振雄道：

「我被辭是一個事實。」

「我找過你，我沒有見着你。」

「見着也沒有用。譬如今天我們已經見着了。見着又有什麼用？」

明香止了淚，狠狠地道：

「今天我們是白白地見了面？」

「我只有句話，已經向你說過好幾遍。就是我愛你。你是不贊成說我愛你的。」

## 藥良兒小



教育 強化

能治小兒百病四季平安

中國發行處

上海五三路大藥廠

各藥房均有售

「不！」明香說着很羞慚，將頭轉過地搖了搖。

「今天我還是這句話。」

「你說好了。」

「我也是愛你的。」

振雄陡然笑起來了道：

「你爲什麼不早說？」

「時間不對，地點不對。」

「今天的時間？在這一個地點？」他想着仍是不明瞭，又問道：

「那天在公園裏等什麼人？」

「爲什麼把我的點心丟在地上獨自去了呢？」

她真想問他，「怎麼會知道的」。她想她還是不敢。反而輕輕地說道：

「那全是我自己的錯。我是憑着一時的情感做出來的。我看你推說有事就離開了。我心裏當然有些氣惱。但這都是已往的事，我望你不要記着已往。」

「只說現在？」

「現在！」明香已在淚眼上挂了笑。

「現在我向你說的話？」

「我全聽的。」

「向你要求的事呢？」

「我自然也肯答應。」

他們相對的笑着。明香就在這相對的笑容中，做了振雄愛的俘虜了。

明香離家之後，爸爸和後母也會發生過爭執。不過他們當中的爭執，永遠不會生出結論來。後母是一位既不識字而且遇事隨便的人。爸爸呢，又像是喜怒無常。爸爸的看法，是明香不久自會歸來的。他永遠地相信着嬌生慣養的女兒，決計吃不了苦。即使肯吃苦，也是暫

時的。可是他沒有等明香歸來就到碧城去了。後母呢，最近和她的兄弟做生意，興致却非常的濃。明香的去，雖在她的心頭，也只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她的兄弟在爸爸走了之後，就向她說：

「明香自己會回來的，你放心好了。」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知道她那一天纔能回來？」

「也許就是明天，也許就是後天。你知道她這一次走，不過是給父母一種恐嚇。她一定是在那一位同學家裏住着的。照我們打聽的消息，明香並不是跟余振雄一塊兒走的。余振雄先走。」

「那他們也許故意商量好了，一先一後的走。」

「不會！況且，余振雄還有母親，沒有帶着愛人潛逃，還加上自己母親的。做母親的就是再不知世務些，也不會答應兒子這樣做。他們又沒有錢。有錢的小姐跟着沒有錢的男子逃跑？你相信世上有這樣的事！兩個人都不夠吃的飯，怎能分給三個人吃？難道明香走的時候帶了錢？」

「沒有帶什麼錢！」

「那就更不會跟他們走了。她一定是在那一位同學的家裏。」

「我們去找？」

「那裏去找？這不比拐帶，拐帶可以有線索。她是在人家公館裏的。你能挨家去搜查嗎？就是搜查，公館裏也搜查不了。」

「你看呢？」

「我看不外乎登報，報警。這些都是

要花錢的，而且還要花不少的錢。效果呢？就在未定之天了。」

「那麼就此算了嗎？」

「你可以登報，報警，這些我都可以替你做。只要你預備一批錢。」

「你又說沒有用。」

後母嘆了一聲，接着就放下一副愁苦的臉。她的兄弟就笑道：

「我們還是到咖啡館去坐坐吧！那裏有好的消息。」

他們到了咖啡館，大家談起股票行情來。就把明香忘記了。

人心裏所期望的事件只要到手或是達到目的以後，就會索然無味的。在明香到甲埠的目的。不過是想見一見余振雄，向他表一表心迹。如今什麼都做了，只剩下一個訂婚或是結婚。做教員原不是她的目的。她的做教員正如余振雄做事是一樣的，都不是出自本心。所不同的是，只是余振雄的一切都是出於被動。她的一切都是出於自動而已。她還是自動的辭去這個教員，還是自動的回家，還是自動的訂婚和結婚？這些問題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對於她，也許是難了一點。因爲她究竟是個女孩子。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簡單，她只須「回家」一切便都解決了。無奈她不是這樣想法，這一點誤用的自強之心，使她不離開這所小學。

她雖然不願意離開，可是心境已不似從前。她無心上課無心教學生。尤其是余振雄，雖然不常來，可是這一班學生早就傳遍了。他們當着明香的面問余先生的長短。明香到底怎麼辦？結婚嗎？還是就照這樣的混下去？就照這樣的混下去是不行的。她到余振雄家裏去。當她去的時節，並沒有看見余振雄，只看見他的老太太。老太太倒是很和藹的。她說：

「這位就是費明香小姐嗎？」

「是的。伯母。」

「我聽振雄說過，你是在這裏辦村小學裏教書？」

「是的。」

「那麼你幾時回去呢？」

這一下却把明香小姐問住了。她呆了半晌。問道：

「伯母，你老人家爲什麼問我這句話。」

老太太笑起來道：

「不錯。我倒忘了你們教書的總要到學校放假的時候纔回去。」

明香又滯了半天說道：

「學校放假我也不預備回去。伯母，我們的事振雄和你說過沒有？」

「你們的事？你是不是你要和他訂婚？」

「是的！」她的聲音很輕微，頭也接着低下去了。

老太太也開始懷疑了。（待續）

感冒 · 頭痛 · 齒痛 · 神經痛 · 流感

海克  
止痛粉

東亞公司  
上海河南路

HEADACHE POWDER

「我聽振雄說過，你是在這裏辦村小學裏教書？」

「是的。」

# 閒話「神經病」

慰 慈

「某人是有神經病的，」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話。

所謂「神經病」，應以何為標準呢？怎樣的人是有神經病的？誰都不去想一想。

大約言行異於俗人的，都被稱為神經病。例如：

在一個貪污的政府裏，大家都幹着營私舞弊的勾當，而你偏要講廉潔，這是神經病。在一個奢侈的社會裏，大家都過着糜爛的生活，而你偏要講節約，這是神經病。在金錢高於一切的時代，大家鉤心鬥角地孜孜為利，而你偏要鄙視金錢，這是神經病。在妓女面前談戀愛，在富人面前訴窮苦，在奴才面前講血氣，這些又都是神經病。

所以，神經病是因時因地而異的。講道德，說仁義的孔子，如果生在現在的時代，他必被人罵為標準「十三點」。今日的一般「幹練的」官吏，若生在十八世紀，他也是被目為神經病。大體說來，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是孤獨的，特殊的，不能同流合污的。他嫌惡一切，他看不慣

一切。他雖有強烈的個性，雖有至善的主張，但在一個相反的環境裏，他始終無法獲得諒解。

上司往往打着官話，呵斥他的屬下道：

你頭腦不清楚——你這人太笨！

這是一句籠統的話，要是把它分析一下，後面便跟着而來這樣的意思：

「你不能像我一樣『幹練』，你是有神經病的。」

誠然，有神經病的人，在常人的眼光裏看來，一定是傻子，是白痴，是庸才。

有人送你鈔票，你反而板起面孔，罵這是「不義之財」，怎麼可以收受。什麼什麼費，本來是可以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開地放在袋裏的，而你却要光明正大地造預算，分文不苟，認真辦起事來。這便是「太笨」和「頭腦不清」的鐵證。

際茲烽火連天，文化滅絕，教育破落的時代，人家都在肩起槍桿，當個「幹練」的武夫了，而你還是執着一枝筆桿，東塗西寫，忍飢耐寒，過着非人類的生活上，盡一分國民的天職。這豈不

是真的有神經病嗎？

世界上任何奇怪的病，都有任何奇怪的藥可醫，惟有神經病，迄今尚未發明一種特效的靈劑。原因是：真的患神經病的人，他決不承認自己有神經病。此種病態的嚴重，誠不喻可知了。

本刊一月一日號，一月十五日號兩期，因印刷發生問題，致延期出版；今後當設法改善，可期發行。諸多歉疚，務請讀者原諒為荷！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每册定價六十元 (郵費在內)

上海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三三八號  
上海雜誌聯合會第四號會員  
編輯印刷 鄭 吾 山  
及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 三五號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 二二一三三三號  
經售所 全國每日新聞販賣店  
及各地中日大書局

本 刊 月 刊  
每月 (二册) 一二〇元  
半年 (三册) 七二〇元  
全年 (六册) 一四四〇元  
內 在 費 郵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三九(電話四三三三)  
或威海衛路三五(電話三三三三)

**振華**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六〇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